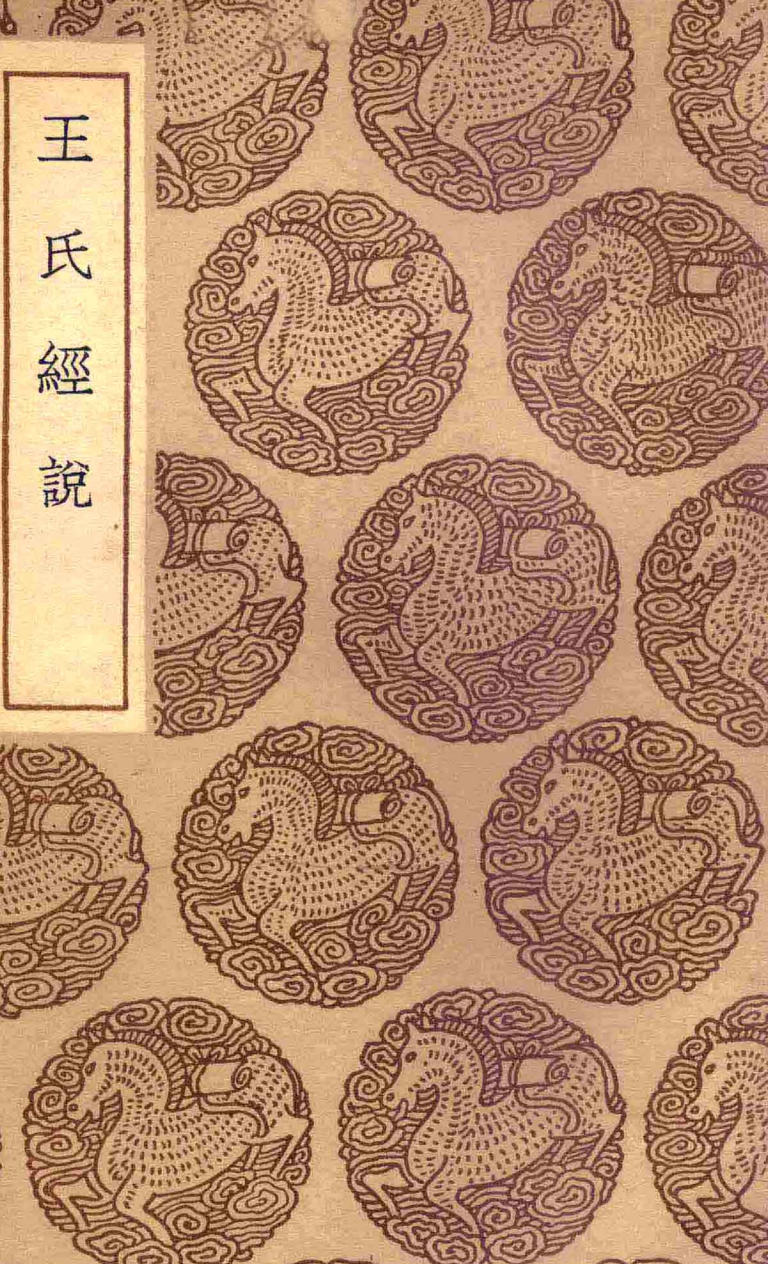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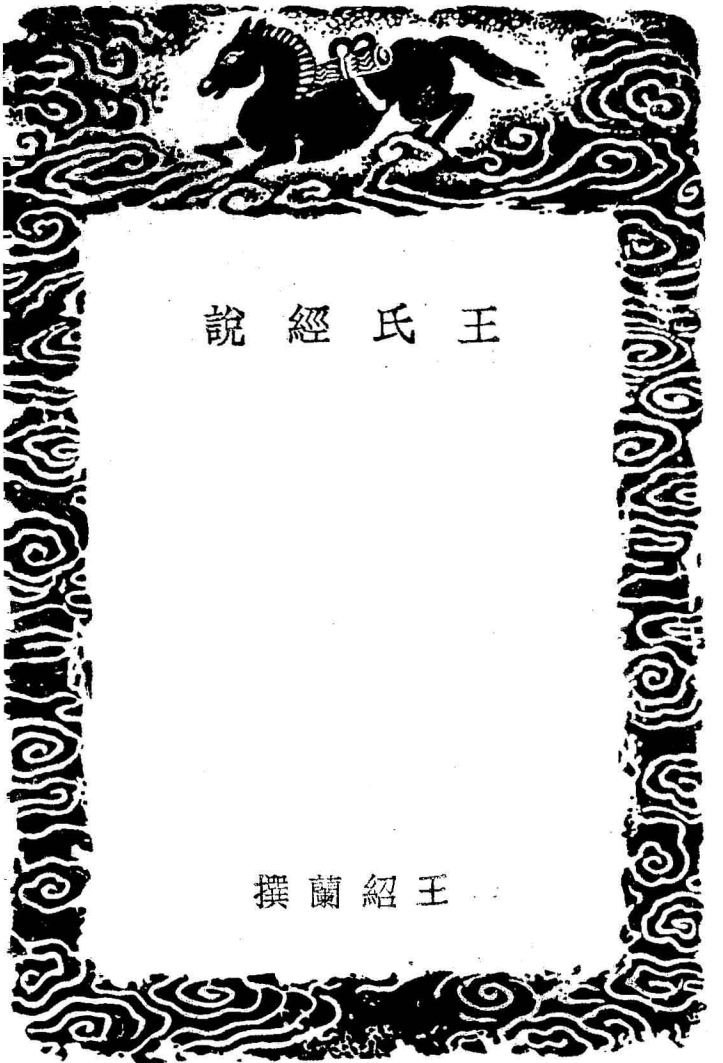


王氏經說







王 氏 經 說

王 紹 蘭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說經氏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王 紹 蘭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王氏經說卷第一

清 蕭山王紹蘭南陔撰

周禮

贊玉幣爵之事

天官大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注。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紹蘭按。玉當爲王。上經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文同一例。則贊玉當爲贊王。形之誤也。鄭分玉幣爵爲三。顯非經義。蓋此經涉下經。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贊下有玉幣字而誤耳。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其贊王句。與大宰同。正作王不作玉。是其明證。鄭彼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裸送送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是鄭亦謂從大宰助王。又明謂贊王。更知前注之非矣。九嬪職。贊玉鬯。注云。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鄭知彼王之爲玉。而不知此玉之爲王。何也。說文。王霸之王。古文作。玉石之王。古文作。尚可辨識。篆文則王王無別。每易互譌。鄭氏此誤。與史遷因左氏有齊侯朝晉將授玉之文。誤爲欲王晉者相類。

饋食之籩

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棗、榛實。鄭注：乾穰、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紹蘭按：朝事之籩八。加籩之實八。下經醢人四豆之實。朝事饋食加豆亦皆八。知此籩實為八無疑。今祇五物。或經有闕文。賈疏謂經中桃是溼桃。明有乾桃。又以溼梅溼棗充之為八。今知不然者。以經文桃與乾棗並列。乾棗為乾梅。則桃亦乾桃。經不言乾桃者。舉乾棗可知。故鄭注云：有桃諸梅諸。明以乾棗為梅諸。桃為桃諸。猶恐人誤為溼物。故注又云：是其乾者。足知鄭不以桃為溼桃矣。鄉射記：脯用籩。注：籩宜乾物也。禮何以用乾不用溼。溼者新也。祭主四時。棗與桃梅溼者。不能時有。亦不能同時並有。如煮梅以五月。煮桃以六月。剝棗以八月。若籩實用溼。臨時豈能備物。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供簿正。即此意。月令：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是果實成時。自有薦新之典。薦新用溼。知常祭用乾。則饋食之籩。明是有乾無溼也。受壽曰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棗、榛實。凡五物。以加籩。棗、栗、脯、證之。蓋籩宜加溼。皆四物也。加溼有栗。則不用於薦籩。可知棗下栗字。當是衍文。有司徹主婦獻有棗、栗、棗、脯。注：棗饋食之。籩。棗、栗、蓋籩之實。栗脯加溼之實也。可證。是亦可備一說。

共簠簋

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鄭注：方曰簠。圓曰簋。賈疏：方曰簠。圓曰簋。皆據外而言。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紹蘭按：說文：竹部。簠。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簋。黍稷圓器也。从竹从皿。甫聲。與鄭異。誼：周易損彖曰：二簋可用享。詩：權輿疏引鄭注：離為日。日體圓。巽

爲木。木器圓。簋象是。鄭注易亦以簋爲圓。詩小雅伐木篇。陳饋八簋。毛傳。圓曰簋。是毛亦以簋爲圓。論語包注。周曰簋。皇氏義疏。外方內圓曰簋。內方外圓曰簋。若據外而言。是皇氏亦以簋爲方。簋爲圓。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鄭注。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據賈疏更正。如今寒具。筮。筮者。圓。此方耳。賈疏。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釋文。外圓內方曰簋。內圓外方曰簋。但毛公大儒。鄭君碩學。豈有宗廟禮器。方圓莫辨。揆厥所由。簋。簋二器。或外方內圓。或外圓內方。方圓之制。各分內外。據外而言之說。出于賈氏。經典未有明文。其內圓外圓。無文可證。毛公詩傳。鄭氏易注。亦但以簋爲圓。不分別內外。孝經鄭注。內圓外方。亦是總訓。簋。未指何器。爲內圓外方。賈謂鄭據簋言。蓋因鄭注舍人。方曰簋。圓曰簋。彼疏既據外言。故以孝經注內圓外方。屬之簋。其實舍人注。亦祇言方簋。圓簋。未分內外也。皇氏義疏。外方內圓曰簋。內方外圓曰簋。詩權輿釋文。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簋。聘禮釋文。則云。外圓內方曰簋。內圓外方曰簋。彼此互異。今卽以錢證之。錢外郭圓而內孔方。周謂之九府圓法。亦據外言。則聘禮釋文爲是。權輿釋文爲非。毛傳據內。故簋圓。簋方。說文據外。故簋方。簋圓。所據內外異耳。並非方圓有異。

率執事而卜曰

春官大宗伯。率執事而卜曰。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宗廟筮而卜。傳曰。禘祫不卜。見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部。古周禮

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執事而卜曰。大鬼謂先王也。見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孔廣林曰。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曰。不謂祀宗廟。用筮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祀學。鄭又不以記文爲誤。是從古周禮說矣。紹蘭按。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此卽公羊禘祫不卜之說所本。謂禘用丁亥。有定日。故不卜也。鄭說之曰。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是與公羊小異矣。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亦是準少牢禮。有筮無卜爲義。但少牢大夫禮略。鄭注春官饗人。先饗而後卜。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卜。是先筮不吉。乃不卜。明筮吉仍當卜也。亦與公羊說異。龜人祭祀先卜。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則先。鄭亦以祭當卜日也。

蒲筵莞席

春官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鄭注。不莞席加纁者。纁柔嚙。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紹蘭按。上文王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此諸侯祭祀之席。鋪蒲筵于下。畫文爲緣。異于天子。莞席紛純。加莞席于上。以紛爲緣。異于天子。纁席畫純。又無次席黼純。皆所以辨等差。莞席細。故天子以爲初設之筵。蒲席粗。故諸侯以爲初設之筵。旣蒲爲筵。自不得加以纁席。故加莞席。示不敢同於天子。

非以纁柔懦。莞清堅。如鄭所言。則是纁席不如莞席。既非經指。且云。又於鬼神宜。按上云。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是天子祭祀。亦用纁席。豈不宜于鬼神乎。斯不然矣。

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

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注。天神則主北辰。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太平御覽引異義。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曰。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孔廣林曰。謹按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鄭君據此文。謂周郊以寅月。魯郊以日至。示先有事也。故駁公羊說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而注大司樂。冬日至。圜丘之祭。則以爲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不同侍中說也。魯無方澤。經傳不言。鄭亦無說。容與侍中說同。紹。蘭按祭法。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是圜丘與郊不同也。明堂位。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韠。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冬日至之郊。祭蒼帝靈威仰。以后稷配。不得祭昊天上帝。以帝嚳配。大司樂所言。乃周于冬日至。祭天。圜丘。鄭謂天。

神主北辰。既引大傳禘祖所自出。卽引祭法禘饗以證。是祭天圓丘。以帝饗配。明與魯郊蒼帝以后稷配者不同。故大宗伯職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是先鄭以圓丘之祭。爲昊天上帝也。康成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圓丘。所祀天皇帝。是後鄭亦以圓丘之祭。爲昊天上帝也。大司樂注。謂主北辰。此謂昊天上帝者。賈疏引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有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此尙書大傳鄭注。非爾雅注。又云。昊天上帝。是北辰卽昊天上帝。然則圓丘。是周祭昊天上帝。故鄭注明堂位。謂昊天上帝。魯不祭。正同賈逵魯無圓丘之說。且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彼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于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此鄭明言。魯無冬至祭天圓丘。與賈侍中同。尤其確證。孔氏乃云。鄭注大司樂圓丘之祭。爲禘其祖所自出。不同侍中說。是未考周圓丘祭昊天上帝。以祖所自出之帝饗爲配。魯郊祭蒼帝靈威仰。以祖所自出之后稷爲配。賈侍中謂。魯日至不祭天。正以不祭昊天上帝。故云。魯無圓丘也。况郊與圓丘亦不同地。大司樂賈疏。謂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圓者象天。圓旣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如賈所言。則郊在南郊。圓丘但取丘之圓者。無論東西南北。更知孔以魯郊當周之圓丘爲誤矣。史記吳太伯世家。請觀周樂。集解引服虔曰。周樂

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又若有他樂。集解引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與賈侍中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說同。

歌哭而請

春官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鄭注。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賈疏引臨碩難曰。凡國有大。裁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裁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元謂日食異者也。于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裁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元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亦大裁歌哭之證也。多裁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乎。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旣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難此禮。紹蘭按。歌有樂而歌者。有哀而歌者。詩敍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歌發于情。情有哀樂。故歌亦有哀樂。男巫大裁。謂旱曠。旱則必雩。公羊桓五年大雩。傳。旱祭也。何休解詁云。雩。旱請雨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說文。雨部。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亏聲。是雩之言。吁呼也。吁呼之不足。故歌之。歌之不足。故舞之。是雩不徒有歌。且有舞。此

其吁呼歌舞。皆是哀籲以請。非為樂也。康成謂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明歌哭皆主悲哀。何得謂歌為樂。至孔子哭則不歌。以禮歌哭不同。是言弔赴之日。歌則嫌于樂。哀左氏云。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故哭則不歌。此謂樂歌與大哉吁嗟之歌殊異。臨頌此難。失經旨矣。穀梁定公元年傳。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所以舍其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請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集解引禱詞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即請辭也。可補男巫鄭注之闕。

師都建旗

春官司常。師都建旗。鄭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賈疏云。師衆也。都聚也。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也。紹蘭按。師當為帥字之誤也。考工記。轉人。鄭注。熊虎為旗。帥都之所建。說文。舛部。旗。下引周禮曰。率都建旗。皆其證。說文巾部。帥。佩巾也。率。部率。捕鳥畢也。行部。衛。將衛也。司常。當作衛。部。旗。下引周禮曰。率都建旗。皆其證。都。為正字。帥。率。皆假借字。經典多帥。率。通用。故說文作率。都。鄭注考工記。作帥。都。詳見藻率條。今經文及注疏。皆譌作師都。賈疏且釋師為衆。釋文於司常。不為帥字作音。則唐時已誤矣。

橋邦令

秋官。士師。橋邦令。鄭注云。稱詐以有為者。賈疏云。謂詐上命。營構偽物之類也。紹蘭按。說文手部。橋。一曰。

擅也。漢書元帝紀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橋發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師古曰。橋與矯同。矯託也。實不奉詔。詐以上命發兵。故言橋發也。高五王傳。橋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此卽士師所云。橋邦令。謂擅發制令。故鄭云。稱詐經典多以矯爲橋。假借字耳。橋矯音同而誼異。矢部。矯揉矢筈也。謂枉者矯之使直。橋則擅專。師古謂橋與矯同。非也。

刑罪五百

秋官司刑。刑罪五百。鄭注。刑斷足也。周改贖作刑。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皋陶改贖爲刑。呂刑有刑。周改刑爲刑。陳氏疏證曰。鄭于周禮司刑注。尙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贖作刑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刑爲刑則審矣。今文尙書贖。呂刑以贖爲刑。失之贖者。白虎通云。脫其贖也。刑說文作跽。跽也。跽斷足也。是贖與刑異法。江氏尙書集注曰。伏生大傳言其刑贖。則伏生尙書必作贖矣。伏生書是今文也。史記周本紀亦作贖。漢書刑法志引此。下文跽罰之屬。作贖罰之屬。是皆據當時博士誦習之書。故是今文也。贖者。剔去齠端之骨也。公羊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贖爲跽。呂刑有跽。案鄭氏尙書是古文。據云呂刑有跽。則古文作跽矣。夏承皋陶之後。當有跽无贖。據敍云。訓夏贖刑。則此所用者夏刑也。故此當从跽也。紹蘭按鄭駁異義。皋陶改贖爲刑。周禮司刑作刑。故云。周改刑爲刑。說文跽。跽也。跽。跽皆斷足。是文改而實不改也。陳氏謂呂刑作刑爲失。當從今文尙書作贖。江氏

謂夏承皋陶後有荆無髓。從古文作荆。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又引元命包云。髓辟之屬五百。亦從今文。今按尙書大傳云。唐虞象刑。犯髓者。以墨。髓處而畫之。是唐虞已有髓刑。但象之而已。司刑鄭注。引夏刑髓辟三百。足證夏初本用髓刑。皋陶彼時尚在。改髓爲荆。故夏刑後乃用荆。穆王訓夏贖刑。用皋陶所改。故呂刑作荆不作髓。荆卽司刑之刑。與鄭駁異義合。然則呂刑當從古文荆。不當從今文髓矣。江氏說是。而云夏承皋陶之後。當有荆。無髓。則未考司刑鄭注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

秋官大行人。閒問以諭諸侯之志。鄭注。閒問。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王制孔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紹蘭按春秋經書。天王使來聘者。凡七見。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子季子。是周禮說與春秋經合。知天子有下聘之禮。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穀梁傳云。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集解引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釋云。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故去使以見之。然則祭叔以不得王命來。故去使。益知書使來聘者。得禮之正矣。鄭注聘禮記大行人。皆云。小聘曰問。明聘問同義。故大行人又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注云。存類省者。王使臣于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則閒歲

一問。卽是閒歲一聘。公羊天子無下聘之說。於義爲短。

簠盛稻梁。簠盛黍稷。

秋官掌客。簠十。簠有二。鄭注。簠。稻梁器也。簠。黍稷器也。紹蘭按說文竹部。簠。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謂簠。簠皆盛黍稷。小雅大東篇有饌簠飧。毛傳。饌。滿簠貌。飧。熟食。謂黍稷也。伐木篇。陳饋八簠。鄭箋。盛其黍稷矣。明堂位。周之八簠。鄭注。皆黍稷器。是毛。鄭皆以簠盛黍稷。秦風權輿篇。每食四簠。毛傳。四簠黍稷。稻梁。是毛。又以黍稷稻梁。皆爲簠實。孔疏。稻梁當在簠。而云四簠黍稷。稻梁者。以詩言每食四簠。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簠。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梁。知此四簠之內。有稻梁。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梁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梁在簠。如孔所言。毛以禮物大具。不應黍稷分爲四簠。故兼有稻梁。毛傳爲平常燕食。非言正禮。今以經證之。聘禮云。八簠繼之。黍其南稷。又云。兩簠繼之。梁在北。經舉八簠。則曰黍稷。舉兩簠。則曰梁。可知黍稷在簠。梁在簠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簠于俎西。又云。宰夫膳稻于梁西。鄭注。進稻梁者。以簠。禮又云。設于稻南。簠西。鄭注。簠西。黍稷西也。簠西爲黍稷西。則稻南爲簠南。經互言以見義。可知黍稷在簠。稻在簠也。禮又云。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梁。右執涪以降。此又梁在簠之確證。今本誤作左擁簠。梁。阮氏校勘記云。石經通解。敝本。揚本。李本。宋本。義疏。官本。並作左擁簠。梁。謹按曲禮。執食與疏。引此禮。正作左擁簠。梁。擬從簠字。紹蘭謂簠盛黍稷。簠盛稻梁。此經當作簠梁。

難者云。經言左擁簋梁。既言簋。又言梁。言簋見黍稷。言梁見簠。明是簠簋兼舉。若云簠梁。梁本應在簠。但言左擁簋。則梁自見。何必贅言梁。或言左擁梁。則簋亦見。何必贅言簋。簠簋二器。左手難于兼持。故經文言擁。鄭注訓擁爲抱。是左抱簋及簠。右執涪以降也。今知不然者。經云。左擁簠梁。鄭注。必取梁者。公所設也。以經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又云。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涪。西。是黍稷之簋。宰夫所設。梁則公所親設。以示殷勤。故賓重公所設。左擁簠梁。右執涪以降。堂爲尊處。欲于階下食之耳。鄭注。必取梁者。公所設。則宰夫所設之黍稷。不取明矣。不取黍稷。何得有簋。其爲簠梁明矣。若云梁本在簠。言簋不必贅言梁。言梁不必贅言簋。則聘禮明云。兩簠繼之。黍其南。稷。又云。兩簠繼之。梁在北。言簋兼言黍稷。言簠兼言梁。經有明文。未爲贅也。說文不言簠盛稻梁。其說同于包咸。論語公冶長篇。瑚璉也。包注。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簠。簠簠總承黍稷器爲文。然則許說亦舉黍稷以包稻梁。其實當云。簠稻梁圓器也。皇氏義疏。謂簠盛黍稷。簠盛稻梁。斯爲誤矣。

君行一臣行二

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鄭注。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于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禮又云。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紹蘭按。晏子春秋內篇。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

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韓詩外傳：晏子聘魯，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鄭義本此。賈疏云：此文出齊語。晏子辭誤。左氏傳：二十八年，子犯曰：君取二，昭十三年，子服惠伯引，談曰：主一，臣二，皆非此義。

王氏經說卷第二

禮記

將入門問執存

曲禮云。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又云。將入戶。視必下。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將入門下。有闕文。據列女傳。孟母曰。夫禮將入門。問執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是外傳將入門下。當有問執存三字。又二傳皆稱禮。則古本曲禮。將上堂之上。當有將入門。問執存六字。鄭注聲必揚云。警內人也。注視必下云。不于掩人之私也。皆本孟母說。

刑不上大夫

曲禮。刑不上大夫。鄭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疏引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又引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下。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陳氏疏證曰。晁氏古周易引京房說。刑在頡爲劓。李氏集解九家。虞翻劓作渥。九家云。渥者厚大。言臯重也。虞云。渥大刑也。經典釋文引鄭作刑劓。周禮醢人。司烜氏。毛詩韓奕諸疏。義引鄭說。以爲屋中刑之。鄭注。司烜氏。邦若屋誅。云屋讀如其刑劓之劓。鄭治費氏易。注禮所用則京易。是諸家易說。無不解爲刑罰也。紹蘭按論語憲問篇。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皇侃義疏。引殷禮。殺大夫以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則殷禮亦同。古周禮說檀弓。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鄭彼注云。大夫於朝。士於肆。亦從古周禮說也。鄭說周易其刑劓。爲屋中刑之。亦卽令人不見之義。故駁異義。以適甸師氏爲刑不上大夫。漢書賈誼傳。說刑不至大夫云。其有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此賈誼以不執縛。係引。不使人頸繫。不摔抑爲刑不上大夫也。較駁異義又不同。

君天下曰天子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孔疏引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

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禮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陳氏疏證云。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此異義。孟京說所出。與上當爲。白虎通爵篇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號篇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公羊成八年。天子使召公來錫公命。何休解詁。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公羊說。與易說同。服虔解左氏。依京師曰王。同許君義。紹蘭按白虎通爵篇。引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是古尙書。明僂天子有爵。孟子萬章篇。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答以天子一位。是孟子說。亦與孟京說同。鄭駁是也。

稽顙

禮記檀弓稽顙而后拜。說文頁部顙。顙也。段若膺注曰。九拜中之頓首。必重用其顙。故凡言稽顙者。皆謂頓首。非稽首也。公羊傳曰。再拜顙者。卽拜而后稽顙也。何曰顙者。猶今叩頭。按叩頭。經之頓首也。紹蘭按春官大祝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五曰吉擗。六曰凶擗。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也。吉拜。拜而后稽顙。凶拜。稽顙而后拜。檀弓拜而后稽顙。鄭注云。此殷之喪拜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

拜。鄭注云。此周之喪拜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是稽首者。頭至地。說文禾部。稽留止也。稽謂頭至地。稍稽留之。頓首者。頭叩地。稽顙者。觸地無容。至地別於叩地。叩地別於觸地。無容三者判然不同。公羊昭二十四年傳。昭公再拜顙。子家駒再拜顙。何休解詁云。顙者。猶今叩頭矣。注不言卽今叩頭。而言猶以別之。則稽顙非卽叩頭。近乎頓首之頭叩地耳。禮經無頓首之事。惟左氏文七年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九頓首而坐。皆遠乎觸地無容之稽顙。至左氏昭八年傳。桓子稽顙。昭二十五年傳。季平子稽顙。雖非喪禮之稽顙。然亦與頓首之頭叩地者。迥不同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紕衣。或曰。使有司哭之。鄭注云。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白虎通崩薨篇。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但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盧氏校注云。疑是或曰。遣大夫。卽使有司哭之之義。若以遣大夫弔爲句。則弔詞並不見於檀弓。紹蘭按。上引檀弓曰。此稱又曰。明謂檀弓。又曰。以下乃檀弓逸文。下文引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亦不見於今檀弓。卽其證。此文引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紕衣。以證上文。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之義。又引逸檀弓。遣大夫弔。詞以證上文。使大夫弔之之義。一哭一弔。文義各自相承。如盧說。讀遣大夫句絕。則弔詞曰。以下二十一字。上無所承。下

無所麗直爲贅文矣。

周主重徹焉

檀弓。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鄭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般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見本疏。御覽埋之上有處主二字。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此十字見御覽居處部。春秋左氏說。徙主祔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見御覽禮儀部。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見本疏。紹蘭按士喪禮。遷於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是重柩相隨也。既夕。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是柩將出。重倚道左也。既夕記。朝於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是柩將入廟。重止門西也。雜記。重既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理之。是埋重於道左也。然則始死作重。虞作桑主。練作栗主。禮本相因。練而埋虞主。猶虞而埋重。重埋道左。卽知虞主亦埋道左。道左者。謂廟門外之道。東漢時有鑿木樹於道側。是其遺制矣。重不入廟。故不埋廟中。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何休解詁云。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是又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埋處不同。亦非禮意。鄭

駁爲長。

高禘

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禘。鄭注。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娶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禘神之也。御覽引鄭記。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禘。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爲古者必立高禘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禘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之也。孔疏云。蔡邕以爲禘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高尊之禘。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禘。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於郊禘。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禘。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禘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禘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娥簡狄吞馭子之後。後王以爲禘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據此言之。則郊禘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禘配之。故謂之郊禘。至高辛氏之時。既有簡狄之異。後王以爲禘官之嘉祥。卽以高辛之君。立爲禘神以配天。其古昔先禘。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禘。紹蘭按鄭注。立其祠。謂立禘官之祠。不謂立高辛之祠。焦喬答王權。祀之以配帝。謂祀禘官以配帝。不謂以高辛配帝。然則高禘非由高辛氏而得稱。故蔡邕以爲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禘是也。禘者。所以

祈子孫之祀也。魯頌闕宮。毛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闕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祿宮也。姜嫄以從祀郊祿生稷。周人祀祿。卽以姜嫄爲配。故稱其廟爲祿宮。以此例之。則簡狄亦從祀郊祿。生契。商人祀祿。自以簡狄爲配。亦稱其廟爲祿宮。更知高祿之稱。不由高辛氏而起。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五經要義曰。契母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祿而生契。高祿者。蓋先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玄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孳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是劉向之說。亦與月令章句同。

豈不可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鄭注。土周。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今墓遠。則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其葬也如之何。鄭注。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于墓。與成人同。墓乃遠其葬。當與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鄭注。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鄭注。欲其斂于宮中。如成人也。斂于宮中。則葬當載之。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鄭注。言是豈于禮不可不許也。史佚行之。鄭注。失指以爲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孔疏。周公曰。豈不可者。周公問召公之間。故答云。豈豈者。怪拒之辭。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是不許之辭。釋文。周公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紹蘭按。古人語氣有緩急。大雅文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生民篇。不康禮祀。毛傳不康康也。周頌清廟篇。不顯不承。毛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此亦以不顯爲顯。不承爲承。緩氣言之也。

論語陽貨篇。患得之。何氏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皇氏義疏。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呼患不得爲患得之。此又以得爲不得。急氣言之也。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五帝本紀。作試不可用而已。此亦急氣言之。故呼試不可爲試可。然則周公曰。豈不可。謂豈可也。緩氣言之。故呼豈可爲豈不可。召公未審其語氣。因失其旨。是豈不可當連讀。故鄭注云。言是豈於禮不可足。知康成三字連讀。孔疏乃讀豈爲句。不可爲句。釋文乃讀周公曰。豈絕句。又讀鄭注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皆於文甚爲不詞。且果如此讀法。則周公辭意甚明。召公必不至錯聽。而誤會其意矣。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此言非禮之事。而子游曰。知禮。鄭注之。亦周公曰。豈不可之證也。

師保疑丞

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北堂書鈔引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孔廣林曰。鄭君注書傳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

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注周禮保氏。引書敍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鄭從今尙書說矣。故注考工記。王公以爲天子諸侯。不作三公解。紹蘭按白虎通。封公侯。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此孟堅說司馬司徒司空之義。與今尙書說合。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注云。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之官百舉成數也。然則今尙書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爲夏制明矣。又鄭注書傳云。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見路史疏。佐紀夏后紀下。是唐虞時司徒司馬爲六卿。不爲三公。故知司徒司馬司空爲夏制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公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此周制與古周禮說及許氏異義合。

燔柴於奧

禮器。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饔爨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祭似失之。異

義竈神。今禮大戴記見本疏大字據御覽補禮器云燔柴於竈。夫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器

引燔柴盆瓶之事不列其文御覽亦止古周禮說顯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火正也。三字依荆楚祀以為

竈神。御覽不載古周禮說見歲時記謹案月令孟夏之月其三字依祀竈五祀之神。御覽增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

人。此七字御覽無非老婦也九禮儀部八五祀類正義但云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駁之云祭五祀竈在廟門外

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陞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上公也。其尊如是。王者祭之。此八字正

無。今但就竈陞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正義作但就竈陞一何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

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

祭之竈陞。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諤而祭。饋饔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

義也。臧文仲燔柴于竈。夫子譏之云。盛于盆尊于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于陞而祭之乎。

正義引云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于四郊而祭火神于竈王為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

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泰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

神非祝融。是老婦。御覽禮儀陳氏疏證曰鄭駁異義辨竈神非祝融審矣。注禮器破奧為爨非也。鄭禮器

注云奧或作竈。許君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奧。大戴作竈。奧竈聲近。爨則遠矣。無容致誤。祭竈必先奠于奧。既又迎尸入奧。二事一時。故竈或誤奧。老婦先炊以配竈神。故竈亦可言老婦之

饗餼勾龍爲后土後轉以配社。因謂社爲后土也。鄭欲示分別。故據特性饗饗饗言之。不如從大戴作竈爲正。紹蘭按奧竈二事。而實一禮。據其先席于門之奧而言。曰奧。據其設主於竈。經而言。曰竈。名異而非二禮。鄭必破奧爲饗者。以盛於盆。尊于瓶。是饗饗饗饗所有事。與祀竈之陳鼎俎者迥別。非但與五祀之火宮無步。亦且與七祀之竈神不同。然則祭竈以老。□□祭先炊。特祭老婦。足知竈尊而老婦卑。猶火神尊而竈卑。禮器所言。非祭火神。亦非祭竈。是祭老婦先炊。何得從大戴。侯竈饗聲固不近奧。說文六部。从口。饗聲。饗部饗齊。謂炊饗。曰象持飴。口。推林內火。饗籀文饗省。是篆文饗。與籀文饗。形近致譌。不關聲遠。又饗炊一事。而雙聲。鄭欲明饗與先炊祭名神名。音義皆合。故不從或作竈。而破奧爲饗。說甚精確。陳氏非之誤矣。

逮闇而祭

禮器。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鄭注。謂闇時也。他日祭。子路與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紹蘭按。闇。天未明也。淮南子。汜論訓。夏后氏祭于闇。高誘注云。于室中。中夜祭之也。孔疏云。言季氏祭于宗廟。逮至日闇而行祭禮也。日不足。繼之以燭者。謂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祀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紹蘭謂闇者。日未出。天未明。非日已入而闇。若如孔云。日闇。卽當繼燭。何以記云日不足乎。且俄頃之間。又何以云。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而有司皆跛倚以臨祭乎。孔疏失之。

不辭

玉藻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鄭注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孔疏云凡客將食與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不食肉而飧者凡禮食先食馘次食殺乃至肩至肩則乃飧孔子在季氏家食不食肉而仍爲飧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紹蘭按上文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是辭者主人辭非謂客辭雜記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是作而辭者皆謂主人故孔子云食我以禮然則食於季氏不辭亦謂祭時季氏不作而辭疏乃以爲孔子不辭誤

紛帨

內則左佩紛帨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紹蘭按紛卽帟之假借字方言大巾謂之帟郭注江東通呼巾帟耳說文巾部帟楚謂大巾曰帟从巾分聲

投殷之後於宋

樂記投殷之後於宋鄭注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孔疏引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說文宋居也从木讀若送錢氏榘詮曰宋从木从木社木也从屋也白虎通義社無屋以通天地之氣勝國之社則屋之示與天地絕屋者居

也。此制字之義。考宋字自周武以前無之。特爲此而起。亦無他訓可求。釋名宋送也。地接淮。泗而東南傾。以封殷後。若云萍濊所在。送使隨流東入海也。與許說相發明。夫子于黃帝、堯、舜、禹後。皆曰封。獨殷後曰投。蓋當時武庚叛亡。繼殷者有不能不處疏遠之勢。如箕子尙置于朝鮮。朝鮮在海之東北。宋在海之東南。其方不同。其例則一。紹蘭按錢說木爲社。木爲屋。宋于文木在下。社木不得在屋下。且稱社木。亦嫌與夏松殷柏周栗相混。今據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之。公羊哀四年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何休注。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蓋奄其上而棧其下。賈疏郊特牲。喪國之社必屋之。公羊云。揜其上。卽屋之是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然則宋从下者。卽公羊所云揜其上。郊特牲所云屋之也。義取不受天陽。从木者。卽公羊所云柴其下。康成所云棧其下也。義取不通地陰矣。

子羔之襲也

雜記。子羔之襲也。玄冕一。鄭注。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之。紹蘭按史記衛世家。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集解引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是子羔嘗爲大夫。故得襲玄冕。鄭云未聞。蓋偶有未照矣。左氏哀十五年傳。杜注亦云。子羔衛大夫高柴。

司命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

靈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鄭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孔疏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譎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紹蘭按說文示部。祀以豚祠司命。从示比聲。漢律曰。祠祀司命。風俗通義。周禮。樞燎司中司命文昌也。今民間獨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郡亦多有。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據春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康成謂司命文昌四星。祭法之司命。鄭注以爲小神。居人閒。司察小過。主督察三命。此二司命。名同而實異。風俗通。稱齊地及汝南。尊重司命。皆祠以豬。卽許云以豚祠之司命。則是祭法居人閒。察過小神。乃謂爲周禮。樞燎之文昌。應說誤也。

故祀以爲稷

祭法。是故厲山氏之王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召誥孔疏。引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郊特牲。孔疏引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

禮記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而土而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于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詩信南山云岫岫原隰下云疏下之黍稷或或疏或或疏或或疏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疏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紹蘭按左氏昭二十九年傳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是班固同今孝經說

制國不過千乘

坊記故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孔疏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陳氏異義疏證曰公羊昭元年何氏解詁曰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依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與諸家說異紹蘭按論語馬融注云司馬

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是依周禮。苞氏注云。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是依王制。孟子二說不同。據坊記。鄭注。方十里。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則千乘須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馬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是者。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是知地雖七百里。五百里。四百里。其賦稅皆不得過千乘。坊記所謂制國不過千乘。以此也。何休注公羊。謂十井爲乘。同苞氏說。異義云。天子萬乘者。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孟子作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得出千乘。以十乘之。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則方十里者千。十里爲成。成出十乘。是千成得萬乘也。大夫百乘者。地官小司徒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戍。戍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

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畿內公卿大夫三等采地之制。通典田制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此說萬乘千乘百乘之制。最爲簡明。唯一一封三百六十六里。句誤。當爲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有奇。

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

射義。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鄭注云。稱猶言也。行也。句者不。句言有此行不。句可以在此賓位也。句紹蘭按鄭解稱猶言。又解猶行謂稱道兼言道行道二義也。者不二字。總正文兩者不解之有。此行之行。總幼壯孝弟以下。好學不倦以下而言。與解稱爲行也之行不同。故釋文上行字無音。下行字音下孟反。又出者不二字云。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又以言有此行不五字絕句。疏以行也與者不連讀。誤也。至正文兩者不上者。不當與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連爲一句。下者不當與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連爲一句。釋文乃竟以者不二字。自爲一句。蓋據鄭注爲讀。不知鄭以者上詞繇。故刺取者不二字作注。非讀二字爲一句也。此

又陸之失也。

大戴禮

二句烈而距

王言篇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孔氏補注云。書大傳曰。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古者分田。八家同井。三井一朋之田也。三句烈一里之田也。紹蘭按。孔言其數而未言句烈及距之義。句卽句股之句。烈卽列之借字。距卽矩之異文。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趙君卿注。應圓之周。橫者。謂之廣。句亦廣。廣矩也。股修四。應方之匝。從者謂之修。股亦修。修長也。徑隅五。自然相應之率。徑

弦。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是言折矩以橫一爲句。從一爲股。而徑以求其弦。卽得三隅。又方而半之爲矩。環之爲規。故韓子云。規矩既設。三隅乃列。揚摧是爲句列。是爲矩也。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其義蓋如此。

食先黍稷而飯稻粱

禮三本篇。食先黍稷而飯稻粱。孔氏補注云。黍稷簋實正饌也。稻粱簠實加饌也。飯啖之也。食禮今存者。有公食大夫篇。其經曰。賓左擁篲。粱右執涪以降。公辭賓升。三飯卒食。坐取粱與醬以降。奠于階西。黍稷先設。乃不親徹者。蓋以賓所不飯故也。紹蘭按。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是黍稷宰夫所

設。又云。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于涪西。是梁公所設。故下言賓左擁簋。梁右執涪。以降。鄭注。必取梁者。公所設也。然則三飯卒食。取梁以降。坐奠階西。重公設。故示親徹。非謂不飯黍稷。經云。賓卒食會飯。鄭注。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經又云。不以醬涪。鄭注。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如鄭所言。是加飯用稻粱。正飯用黍稷之明證。孔謂黍稷賓所不飯。失之矣。

分夫婦之駒也

夏小正。五月。頒馬。分夫婦之婦也。孔氏據約補注云。分夫婦之駒者。游牝之馬。至是別之。止其妊育也。諸氏襄七集解云。分牝牡。紹蘭按。傅崧卿本作分大夫卿之駒。證以三月頒冰。傳分冰以授大夫也。經傳文例。並與此同。則作大夫卿者是也。一本作夫卿。脫去大字。尤足證夫婦之譌。蓋大夫卿誤爲夫卿。夫卿又誤爲夫婦也。

初昏南門見

夏小正。十月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孔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故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毛詩。三星在天。傳說以爲十月參星昏見。可以嫁娶是也。此經無傳。又適與南門見相屬。大衍術議。遂疑十月定星方中。南門昏伏。不當言見。乃誤讀之故耳。紹蘭案。小正。初昏凡六見。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并此初昏南門見而六。初昏之下。必記以星所

以正天時。重民事也。經于四月。言初昏南門正。傳說之曰。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壹正卽謂四月。初昏言正。足以該見。則南門四月已壹見。故經于十月。言初昏南門見。傳又說之曰。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前後經傳之文。自相證明。則初昏南門見五字連文。與初昏南門正五字連文同。例不得分初昏別爲一節。而解爲始昏姻也。明矣。取婦之時。已于二月。綏多女士記之。固不煩再記。其初孔氏乃援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內之文。以爲是月始令民昏。逮來歲仲春而止。果如所說。夏時昏娶以霜降爲始。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幽風七月篇。九月肅霜。而小正九月。竟不言嫁娶之事。且周語。單襄公曰。駟見而隕霜。天駟爲房。見于戌月。房亦謂之辰。小正九月云。辰繫于日。此時霜旣隕矣。其下當云。取婦之始也。而小正亦竟無文。是知孫卿所稱霜降逆女。本指九月。孔氏據爲十月始婚之徵。於義無取。

納卯蒜

夏小正十有二月。納卯蒜。卯蒜也者。本如卯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臧氏經義雜記曰。徧考經傳祭品。皆用韭不用蒜。夏小正納卯蒜。疑當爲納韭卯。正月囿有見韭。記韭之初生也。十二月納韭卯。記農人收子。納之有司。以昭祭事。王彪之賦曰。蒲韭冬藏。謂卯蒜者。本如卯。納者納之君。夫卯蒜納之君。將何用。此語蓋漢以後人附會。紹蘭按小正記菜。不必盡爲祭用。五月啓灌藍蓼。說文。蓼辛菜。內則。濡豚包苦實蓼。鄭注以爲人君燕食。明非祭品。說文。蒜葷菜。爾雅釋文。引說文一本云。蒜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御覽卷

九百七十七引說文同。玉藻。膳于君有葷。鄭注。膳美菜也。葷。薑。及辛菜也。許謂葷菜之美。鄭解葷有辛菜。

則蒜在辛菜中。是獻膳于君用蒜。正與納卯蒜同義。似非漢以後人附會也。卯蒜者。蒜顆大如卯也。顏氏家訓

書證篇引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政蒜果。共一箇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由爲一塊。蒜顆是俗閒常語耳。故陳思王鷓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椒。崔豹古今注。蒜。卯蒜也。俗謂之小蒜。外國

有蒜十子。共爲一株。三籜裏之名。爲胡蒜。尤辛于小蒜。俗人謂之大蒜。

桂氏札樸引莊氏說。納卯蒜。當爲納民祿。民古文作叀。隸譌作卯。又于祿上加艸。紹蘭謂小正明云。卯蒜也者。本如卯者也。果如莊說。則是民祿也者。本如民者也。尤不然矣。

王氏經說卷第二

左傳

士踰月

左氏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杜注。踰月。度月也。孔疏。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閒度一月也。何休膏肓以爲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紹蘭按。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鄭注引春秋傳此文爲證。則士仍數往月。以三月爲踰月也。惟孔疏又引膏肓。休以爲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爲義。左氏爲短。鄭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乃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

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爲說。今按此疏。以人君葬月。與前引鄭箴不同。因謂一爲正禮。一據春秋爲說。恐非詳釋。左傳王制兩疏所引。並是箴膏肓之文。其言月數等差。不得互異。王制所引鄭箴。禮人君之喪。下蓋誤脫殯數來日葬數往日八字。又殯葬皆數來月上。誤脫大夫二字耳。檀弓疏引鄭箴膏肓可證也。見又檀弓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鄭注。踰時哀衰而敬生。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孔疏云。按鄭箴膏肓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葬皆以來日數。則大夫并死月四月。而葬云未踰時者。謂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七月而葬。是未踰越夏之一時也。紹蘭謂鄭云踰時。謂大夫數來月。士數往月。蓋以三月爲一時。五月爲踰時也。

始用六佾也

左氏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杜注。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孔疏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旣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紹蘭按論語八佾篇。馬融注云。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用左氏說。與服虔同。宋書樂志。太常博士傅崇議。杜氏注左傳。佾舞

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爲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爲一例，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說甚允。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一例輒減通降大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此傳。崇據降殺以兩，說左氏自八以下之義，足正孔疏護杜之非。鄭司農春官小胥注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康成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閒而已。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先後鄭所言，宮縣四面，縣爲六十四，軒縣三面，縣爲四十八，判縣兩面，縣爲三十二，特縣一面，縣爲十六。卽取二八爲義，所謂節八音，行八風，自八以下也。以此證之，左氏說較公羊爲長。又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八。今本左傳謬作二人，詳見別說。亦自八以下之一證。

取郕 取郕大鼎于宋

左氏春秋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取郕。杜注：涉陰城武縣東南，有郕城。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傳以郕大

鼎賂之。杜注：郟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郟。沛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郟城。水經泗水注云：黃溝又東逕成武縣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成安也。黃溝又東北逕郟城北。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郟城。俗謂之北郟者也。是成武之郟城為北郟也。戴氏校本引近刻水經注云：豐水又東逕郟城。縣故城南。地理志：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郟城矣。故世有南郟北郟之論也。是郟成之郟城為南郟矣。即郟之譌。其字形猶可見也。劉光伯難之曰：見桓二年孔疏。杜注：郟國沛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郟城。郟宋邑。沛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俱是城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為郟國所為宋邑。王而農疏之曰：名之著有春秋稗疏。有郟邑。有郟國。隱十年魯取郟于宋。郟故久為宋邑。若郟國為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年。郟子尚見於經。非宋於此時能有其地也。杜氏於取郟。取郟鼎。注混而為一矣。郟未亡。地不得入宋。寶器亦不得遷於宋。此鼎乃宋於郟邑鑄之者。非郟國所造也。郟子之封未詳所在。而成武之郟必非其國都。杜解淆混不足從。紹蘭按光伯而農二說皆非也。僖二十年。郟子來朝。公羊傳曰：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何休解詁曰：郟魯之同姓。是郟子為文昭之後。失地為寓公。其國已滅。故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始滅昉于此乎。前此矣。解詁曰：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郟也。如公羊及何休所言。此文昭之郟久為宋滅之明證。則郟邑即郟國。大鼎即郟國之寶器。故杜注謂郟國所造。而以城武之北郟城實之也。

藻率

左氏桓二年傳：藻率韓鞞。杜注：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孔疏：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

觀禮皆單言纁。或云纁藉。未有言纁率者。故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刷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拭巾。事無所出。紹蘭按率卽帥之假借字。說文巾部。帥佩巾也。从巾自悅。帥或从兌。廣雅釋器。帥巾也。服虔釋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明是以率爲帥。率得借爲帥者。周頌噫嘻篇。率時農夫。文選注引韓詩作帥時農夫。聘禮。使者朝服帥衆介夕。鄭注云。古文帥皆作率。春官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鄭注云。故書帥爲率。鄭司農云。率當爲帥。从部旗下。引周禮曰。率都建旗。今春官司常作師都建旗。師都乃帥都之誤。考工記。斲人注。熊虎爲旗。帥都之所建。是其證。又經典將率之率。率師之率。並借帥爲之。是率帥古多通用。此傳借率爲帥。當以帥爲正字。藻以藉玉。帥以刷玉。明是二物。杜預不知率之爲帥。誤以藻率爲一。孔疏乃云。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是其未考說文廣雅也。召南野有死麕篇。無感我帨兮。毛傳。帨。佩巾也。士昏禮記。毋施衿結帨。鄭注。帨。佩巾。帨卽帥之或字。毛鄭皆以爲佩巾。內則。左佩紛帨。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皆率爲刷巾之證。

曹太子來朝

左氏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孔疏引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蘇云。蘇名寬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寧是安居父位。紹蘭按十年春正月。

曹伯終生卒。則九年冬。自因有疾。使太子來朝。鄭故以老耄罷病爲說。據喪服傳疏。引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以此例之。知父有罷病。其世子自得預於王事。故春秋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彼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旣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是鄭引此經。卽用左氏上卿之禮。說子男之子與未誓者。明曹射姑未誓而繼子男。待以上卿。正與禮合。荀子正論篇。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是荀卿明引古義。諸侯有老。足知左氏之說長矣。

莫敖

左氏桓十一年傳。莫敖患之。杜注。莫敖楚官名。紹蘭按淮南子修務訓。莫鬻大心。高誘注。莫。大鬻。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莫鬻。卽莫敖。此可補杜注之闕。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左氏莊元年經。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通典引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追錫死者。

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罪又可追而刑邪？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紹蘭按穀梁傳禮有受命，無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是穀梁以追錫爲非禮。左氏無傳，異義謂其譏錫篡無譏錫死之文，則爲左氏學者說也。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公羊但言追命，不言譏，何休解詁舉諡，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是何休說公羊與穀梁傳同。左氏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杜注：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然則諸侯追賜，本殷禮，故追命衛襄，出自齊惡之請。如果周有追命之禮，何待請命？且王亦不必遠引高圉亞圉矣。是左氏說據殷禮，不及公穀說據周禮爲長。殷禮追錫死者亦先鬼後禮之一證。

而以夫人言許之

左氏莊三十二年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杜注：許以爲夫人。紹蘭按：此當讀而以夫人言爲句，謂以夫人爲言，是誘之也。猶莊八年傳，連偁謂其從妹曰捷，吾以女爲夫人耳。許之謂孟任許之，故下云：割臂盟公也。若云許以爲夫人，則是公許之矣。七字連讀，文既不詞，且傳當云：而以夫人許之，文義自明。言字爲贅，杜注失之。

齊仲孫來

左氏閔元年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湫來省難杜注仲孫齊大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

魯難未已杜注時慶父亦還魯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

之齊外之也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

曰仲孫疏之也范注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其言齊以累桓也范注繫仲孫於齊言相容赦有罪紹蘭按左氏以仲孫爲齊之仲孫湫

且言仲孫歸謂不去慶父明不以仲孫爲慶父公穀皆以仲孫卽公子慶父其說迥殊今以春秋經文證

之莊三十二年書公子慶父如齊閔元年書齊仲孫來二年書公子慶父出奔莒如元年之仲孫爲仲孫

湫則如齊之慶父並未歸魯安得二年有出奔莒之慶父出者自內而出謂自魯出奔非謂自齊出奔此

左氏爲短矣

鄭棄其師

春秋閔二年經鄭棄其師左氏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

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何休解詁鄭伯

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

舉棄師爲重猶趙盾加弑也不解國者重衆從國體錄可知穀梁傳惡其長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范甯注長謂高克也。紹蘭按經書鄭明責文公其師者文公之師也。則棄其師文公爲首惡。故偁國以見義。左氏但云鄭人惡高克。穀梁稱惡其長。亦爲責克之詞。公羊微見其意。而云惡其將。仍與左穀同。皆不合春秋書鄭之義。鄭風清人敍云。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翟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子字文公字皆衍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詩人專刺文公。正與春秋專責文公同意。蓋危國亡師。辜在高克。而進退高克不以禮道。其本則在文公。故云。危國亡師之本。此探本之論。深得兩經微指。可見詩與春秋相爲表裏。其義較三傳爲長。何休乃以棄師爲本。則又誤會詩敍矣。

獲其雄狐

左氏僖十五年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三巽下艮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注云。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紹蘭按蠱之外卦爲艮。九家易。艮爲狐。是其象爲狐。主五爻。五爲君位。是其象爲雄狐。故卜徒父謂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解九二。田獲三狐。虞翻曰。艮爲狐。未濟小狐。汜濟。虞翻曰。否艮爲小狐。皆艮爲狐之證。

猶三望

左氏僖三十一年經。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古尙書說。六宗。天地神

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謹案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其中山川。故言三望。魯頌闕宮疏引鄭駁吳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內。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穀梁僖三十一年傳。集解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左氏僖三十一年傳疏。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境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陳氏五經異義疏證云。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境內山川。蓋無定數。漢書郊祀志。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望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也。鄭司農注小宗伯。又云。四望道氣出入。與前說異。鄭康成注周官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案尙書曰。望于山川。則望不得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川。則四望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

方望無所不通是也。公羊傳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何休云：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此公羊說。以河海岱爲三望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正義云：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此左氏說。以國之分星及山川三者爲三望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境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卽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地兼跨兗徐。尙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埜也。東至東海。南至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其義審矣。知其餘諸侯祀境內山川。無定數者。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賈許服等亦知河非魯境。故不從公羊說。然不察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強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紹蘭按異義：魯三望爲河海岱。本公羊說。鄭據徐州之境。以淮易河。其魯頌譜亦云：魯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但海岱及淮。是夏時徐州疆界。周官職方氏。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爾雅釋地：魯有大野。則周時魯封在兗。兼及夏之徐地。河爲兗川。魯旣跨兗。明當有河。故異義以河爲魯三望之一。其說非無依據。至賈服云：三望分野。

之星。國之山川。謂分星所在國之山川。非謂分星及山川爲三。異義云。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亦謂祭其國中山川。在分野星之內者。卽謂河海岱。不數分野之星爲三。陳氏乃云。以分星強配。誤矣。

王氏經說卷第四

左傳二

猶朝于廟

左氏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于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古春秋御覽增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乘時政也見玉藻疏乘時政則不知其所行陳恭甫曰以上左氏說故閏月不以朝者陳曰此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正至於閏月分之朔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陳曰此下當有之者是也見御覽禮儀部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見玉藻疏孔廣林曰此許君當告朔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陳氏疏證曰春秋文六年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

月也。穀梁傳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是二傳意同。何休解詁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尊也。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元以爲南門之外，謂明堂也。朝享卽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于廟。紹蘭按玉藻，閏月則闔左扉，立於其中。鄭注：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然則閏月天子有聽朔，卽知諸侯當告朔。公羊乃云：天無是月，說公羊者，因謂閏月無正，不以朝，失其義矣。又按太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之。鄭言祖廟，謂藏朔之廟，卽太祖廟。非謂皇考廟、顯考廟、考廟也。又言至朔朝於廟，謂朝藏朔之太祖廟。非謂朝享皇考以下廟也。鄭於論語告朔注云：禮人君每月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皇氏義疏云：告朔之祭，周禮謂爲朝享，卽引鄭注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然則告朔之祭，亦名朝享。天子用特

牛諸侯特羊。仍是朝享藏朔之太祖廟。明非祭法之月祭。亦非司尊彝禘祫之朝享。鄭以說者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不顯朝廟告朔之異。故引論語告朔。又以周之禮有朝享。因別之曰。告朔與朝廟祭異。以明二事在一時。且在一廟。其禮因告朔而有朝廟。告朔卽朝享。與朝廟異祭。而重於朝廟。玉藻孔疏。乃引祭法。月祭司尊彝朝享之文。爲朝廟之證。陳氏亦仍其誤。假令朝廟卽月祭。則月祭非因告朔而設。且魯卽不告朔。豈得并廢月祭。經何以書。猶以爲譏。司尊彝注。朝享謂禘祫。既非月祭。更非告朔。皆失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左氏文九年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孔疏云。何休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爲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是鄭不非其緩也。若譏一使兼二禮。雜記。諸侯弔有含。禭贈臨。何以一使兼行。知休言非也。紹蘭按。越人於將軍文子。既除喪來弔。緩在越人。文氏之子。中禮之變。子游善之。是善文氏之子。非善越人來緩。鄭箴失之。穀梁文五年傳。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贈以早而含已晚。廢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最晚矣。何以言來。鄭釋之云。秦自敗於微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見范氏集解及雜記孔疏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禭次之。贈次之。餘諸侯含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禭之。贈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

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見楊疏。又雜記。孔子於諸侯。含之贈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送之贈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送則次之。贈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與楊疏異。此謂秦兵無休。始免繆公之喪而來。原情不責其晚。當以此誼箴膏肓。較引檀弓爲勝。穀梁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雜記疏引釋廢疾云。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此亦有事而晚。原情不責。與秦人歸賵。同書來以免之也。若無故而緩。則榮叔經不書來。故釋廢疾謂。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是矣。其一使兼二禮。於誼亦當譏。左氏文五年。傳。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禮也。孔疏引何休膏肓。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送次之。贈次之。於諸侯含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送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此鄭箴尊不含卑。非箴不兼二禮。孔疏乃謂雜記。諸侯有含。送贈臨。一使兼行。以休言爲非。今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送者曰。寡君使某送。上介贈執圭。將命上客。臨。明是分使行禮。非一使所兼。士喪禮。君使人送。在小斂前。君臨在大斂時。公贈在請喪期後。舉近即可證遠。故鄭亦云。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與何休同。知孔疏之誤甚矣。歸含且贈。是謂一人兼二禮。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僖公成風之送。是謂一使兼二喪。皆非禮。秦人及宰咺。得書來者。免其緩。非免其兼也。

夫己氏

左氏文十四年傳。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杜注。猶言某甲。紹蘭按。己讀若忌。鄭風大叔于田篇。叔善射忌。鄭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王風揚之水篇。彼其之子。鄭箋。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以大叔于田之箋例之。則或作己者。亦當讀如忌。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鄭風羔裘。彼己之子。今詩作彼其之子。其己皆當讀如忌。今浙水之東。凡不欲正言其人。相呼曰忌。此古音也。猶公子元所稱夫己氏矣。亦謂之己。讀如子思論詩於繆公。不己之己也。

閻職

左氏文十八年傳。齊懿公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史記齊太公世家。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曰。傳所云。閻姓職名也。此言庸職。庸非姓。蓋謂受雇職之妻。史意不同。字亦異耳。紹蘭按。庸閻字異而聲同。洛誥始飶飶。漢書梅福傳。引作始庸庸。十月之交。豔妻。魯詩作閻妻。飶豔同聲。而飶或作庸。豔或作閻。是知閻與庸同。世家之庸職。卽左氏之閻職。仍是姓名。小司馬乃謂庸職之妻。爲受雇職之妻。斯爲謬矣。

與邠歎之父爭田 納閻職之妻 申池

左氏文十八年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邠歎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芻之。而使歌僕。納閻職之

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歌以扑扶職。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按史記齊太公世家說此事云：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卽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夏五月，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戲，識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據世家知傳云：爭田謂田獵爭獲，非爭土田。丙卽邴之省文。戎歌庸閻，古音近通用。集解引賈逵曰：「僕，御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考爾雅釋地十藪，齊有海隅，是申池卽海隅。襄十七年傳：「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上云焚雍門及南郭西郭，下云焚東郭北郭，則申池與齊郭門亦相近。故杜注云：「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然則其地固饒竹木可游矣。」

八元

左氏文十八年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杜注謂此卽稷、契、朱、虎、熊之倫，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紹蘭按杜據傳布五教之文，以八元中有稷、契，其說本鄭注堯典，謂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見生民疏但傳稱高辛才子八人，兩舉伯仲叔季，當是二母所出，各爲伯仲，而四妃各生一子，攀與堯

既卽帝位皆不在八元中。卽姜姬但生后稷。簡狄亦但生契。皆不得在伯仲叔季之列。若以高辛之子。總爲行弑。用摯應偁伯。堯應偁仲。今摯堯既非八元。明不以譽子統弑次第。足知稷契亦不在內。故漢書古
今人表。既列八元。又出弃。离。弃卽棄。离卽契。今本班表奪弃字。馬氏釋史引表有弃。盧召弓據以補之。明不謂稷契在八元中。卽其確證。八愷中。有皋陶。無庭堅。蓋因左氏皋陶庭堅。有明文。故徑易之。別出弃。离。更證班之詳慎。以經傳無文也。生民疏乃云。古今人表。八元。八愷。與皋陶。禹。稷。並不出其名。亦爲不知之故。是孔未考班表。八元中。明出皋陶。又別出禹於上。上等。稷於上。中等。且禹爲繇子。然則傳云。布五教於四方。亦謂八元佐契敷教。而八元中若不在。八愷。傳何以云。世濟其美乎。尤不然矣。實無契。稷也。

四凶

左氏文十八年傳。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孔疏引何休。以爲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千歲。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之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紹蘭按。堯在位七十載。朝有四凶。非不能去。惟以不得舜爲己憂。其視四凶。譬諸蛇龍鳥獸。蹏遠交於中國。何損於天。正見堯蕩蕩則天之大。迨舜舉而四凶除。舜之功皆堯功也。左氏心知其意。欲明舜功。故

云堯不能去於孔子，僂何損焉。且左氏固云：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凶人不終，非餘殃而何。長水校尉樊儵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見後漢書朱浮傳此足以鍼膏肓矣。

反馬也

左氏宣五年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杜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來。故經傳具見以示譏。孔疏及士昏禮賈疏引何休膏肓以爲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鄭元箴之曰：士昏皆異，據士禮無反馬，蓋失之矣。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緹，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祿，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何彼穠矣，簫曷不肅，誰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女嫁，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紹蘭按：士昏禮，主人乘

墨車婦車亦如之。鄭注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然則大夫以上，車馬皆婦家自送。故有留車反馬之禮。士妻則夫家所供，明不得言留，亦無可言反。何休據士禮爲難，故鄭箴其失也。三家詩有謂王姬之車爲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送之者。此卽留車之證。留車則反馬可知。故鄭引之。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

左氏宣十二年傳，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子無淹久，杜讀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十字爲一句。紹蘭按此當讀聞二先君之出入爲句。此行也三字爲起下之詞。微將鄭是訓定爲句，謂寡君不能文，亦嘗聞成王穆王出治兵入振旅之事。今此伐鄭之行也。將鄭是訓定耳。若如杜讀出入此文，既不詞。將鄭是訓定句，又與上句不相承接矣。失之。

反正爲乏

左氏宣十五年傳，故文反正爲乏。按說文正從止，一以止，下引春秋傳曰：反正爲乏。大射儀量侯道與所設，乏以鯉步。鄭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春官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三容五正，諸侯二容三正。孤卿大夫一容二正，士一容二正。鄭司農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正所射也。是所以受矢謂之正。

所以禦矢謂之乏。其用相反。蓋卽取反正爲乏之誼。

邾人戕郟子于郟

左氏宣十八年。邾人戕郟子于郟。傳。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段若膺曰。按襄三十一年左傳。關戕戴吳。闞越俘也。戴吳。吳餘祭也。故亦曰戕。紹蘭按夏官大司馬。放弑其君則殘之。賈疏引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郟子于郟。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卽邾人戕郟子是也。自內弑其君者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是鄭以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加虐殺之謂之戕。有加虐不加虐之分。與左氏說微異。左氏疏引賈逵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義與鄭同。說文戈部。戕。它國臣來弑君曰戕。不分加虐不加虐。是從左氏說。

左傳杜解齊地清

左氏成十七年傳。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杜注。清陽平樂平縣是。釋例同。哀十一年傳。齊爲郟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杜注。清齊地。濟北盧縣有清亭。釋例同。紹蘭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盧濟北王都也。續志。濟北國盧有清亭。今濟南府長清縣。據成十七年傳。言齊侯使崔杼慶克帥師圍盧。國佐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國佐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是成十七年之清。注當云。濟北盧

縣東有清亭也。又漢志東郡清。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續志：樂平侯國卽清。今東昌府堂邑縣。據哀十一年傳：齊爲鄆故國。書：高無干伐我。及清是哀十一年之清。注當云：清陽平樂平縣也。元凱錯互解之。誤矣。劉昭注：濟北盧有清亭。引哀十一年傳。誤與杜同。

所以復霸也

左氏成十八年傳：晉悼公卽位于朝云云。所以復霸也。孔疏：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鄭元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彊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但霸是彊國爲之。天子旣衰，諸侯無主。若有彊者，卽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彊。故云復霸。孔廣林曰：書傳說五霸有二云：昆吾、豕韋、大彭、齊桓、晉文者，此通舉三代之霸也。云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者，此專舉東周之霸也。合三代而霸八人，獨言五伯之霸，數其最彊者。且宋襄霸業不克厥終，秦止霸西戎，楚亦未能屬諸夏，故不數。至東周之霸，五侯而外，若晉之襄、悼，皆霸諸侯者，則以襄固繼文之盛，悼亦蒙文之業，皆非特起者比，亦不數。非霸不可有六，而悼不足當霸也。甚矣休說之曲矣。紹蘭按：鄭語：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韋昭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良昆吾爲夏伯，遷於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大彭，陸終第三子，曰龜。爲彭姓，封于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白虎通號篇：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

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翟，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章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與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是班固三舉五霸，皆不數晉悼，其以宋襄爲霸，用公羊說。

以金石之樂節之

左氏襄九年傳：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又云：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政和五禮，新儀引五經異義：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案：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孔廣林曰：盧辯《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故周禮備詳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秋傳之云：乃衰世變禮耳。鄭君同異，無明文以知之。紹蘭按公

冠無樂。盧注云：亦饗時也。又引孔子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冠禮不舉樂同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節之。謂冠之時爲節也。此謂公冠饗時無樂。冠時以金石之樂爲節。同左氏說也。

次于陰口而還

左氏襄九年傳：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杜注：陰口，鄭地名。紹蘭按：水經，洧水注云：洧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爲參辰口。左傳：襄公九年，晉伐鄭，濟于陰阪，次于陰口而還，是也。杜預曰：陰阪，洧津也。服虔曰：水南曰陰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又晉居參之分，實沈之土，鄭處大辰之野，闕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然則陰口爲洧南水口，服注校杜爲詳。

金石之樂

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曲禮孔疏引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紹蘭按：白虎通社稷篇：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又云：祭社稷有樂乎。據御覽補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然則大夫得祭社稷者，有樂明矣。召南采蘋傳曰：大夫士祭於宗廟。據樂記：樂用宗廟之文。

及左氏說。大夫舞佾四。士舞佾二。則大夫士廟祭亦得有樂。而特性少牢無樂者。以魏絳始有金石之樂證之。知大夫祭祀之樂必有功始賜。則士從可知矣。積古齋鐘鼎款識載楚良臣余義鐘。其銘曰。惟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僕兒。余述斯于之子。余茲恪之元孫。曰於虜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述之字父。余萬迹兒。得吉金。鑄鋁以鑄蘇鐘。以追孝先祖。樂我父兄。飲臥訶舞。孫孫用之。後民是語。阮侍郎曰。此鐘蓋兒所者。兒之氏僕。其官也。余述斯于。其父名字也。茲恪義之字也。銘明言義爲迹之字。父字讀爲慈。余邁迹者。言余氏至迹始大也。作器供孝享。揚先德。備祀祖。父名字。創見此銘。父鋁。祖舞。語五字。皆句末相韻之字也。余兒爲楚僕。考周禮春官。有車僕。夏官有太僕。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惟戎僕。太僕。齊僕。爲大夫。其道僕。田僕。祭僕。御僕。隸僕。車僕。皆爲士。鐘僅稱僕。亦不能定其爲大夫爲士。惟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是諸侯之大夫。娛身治人之樂。有鐘有磬。士有磬無鐘。余兒爲僕而有鐘。明是楚之大夫。銘稱鑄蘇鐘。以追孝先祖。則鐘爲祭祀而作。此亦大夫宗廟有樂之證。

使諸大夫舞

左氏襄十六年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紹蘭按。古人舞必歌詩。故墨子曰。舞詩三百。謂此也。

王追賜之大路

左氏襄十九年傳。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孔疏引膏肓。何休以天子車僭大路。諸侯車僭路車。大夫僭車。今鄭子蟜。諸侯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小雅采薇疏。引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僭路也。王制。卿爲大夫。紹蘭按。孔於左氏疏。駁何休云。周禮。天子袞冕。上公亦僭袞冕。天子析羽爲旌。諸侯及大夫。亦僭旌。又天子樂官稱大師。鄉飲酒禮。君賜樂。亦稱大師。此皆名同於上。則卿大夫大路。何獨不可同之於天子大路之名乎。何休之難非也。又於詩疏駁之云。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僭路。此二疏。皆足發明鄭箴之誼。

孟門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入孟門。登大行。杜注。孟門。晉隘道。釋例。晉地孟門闕。紹蘭按。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地形訓。九山中皆有孟門。高注。淮南云。孟門。大行之限也。

以備三恪

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郊特牲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郊特

牲曰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疏無郊特牲以下十九字。但云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擘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夫三統。此七字據周頌振鷺疏所引補。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詩陳風譜。疏引鄭駁異義。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紹蘭按白虎通三正篇。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子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後漢書陳寵傳。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雛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此王者通三統之義。說文心部。憲。敬也。從心。客聲。春秋傳曰。以陳備三憲。是許亦同。古左氏說。與異義。王皆封三代之說異。但古文左氏作三憲。憲之字。從客。振鷺。敍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其詩曰。我客戾止。毛傳。客。二王之後。或陳與杞。宋二客爲三客。故云備三憲。今知許意不然者。杞宋爲二王之後。

得用天子之禮樂。正朔服色。通周爲三統。陳用侯禮。明不得比杞宋。且不得謂之通三統。樂記。武王克殷。反商。鄭注。反商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孔仲達謂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封之。然則黃帝堯舜之後。其禮小。故未及下車卽封之。知陳與薊祝爲三憲。中無杞宋。杜預誤以陳及夏殷後爲三恪。違於古。左氏說。至韋元成。施雠。引外傳。三王之樂。是以夏殷周爲三王。若數虞與夏殷。則虞應稱帝。不得稱王。若數陳與杞宋。則陳應稱侯。不得稱王。異義據此。謂王者封三代。故鄭并公羊戴禮說。皆駁之。從古左氏說是也。隋書樂志云。周官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爲六代之樂。是謂二王三恪之樂。通周爲六代。足知三王之樂。卽謂夏殷周。不得據爲封三代之證。則王者通三統之義。明封二王後。又封三恪之義。益明矣。

伯夙

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伯夙謂趙孟。杜注。伯夙荀盈。孔疏。伯夙卽是荀盈。於傳亦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別有伯夙。非荀盈也。紹蘭按此傳上云。晉荀盈從趙武至。下云。晉荀盈遂如楚。洫盟。是杜據傳文知之。但古人字與名配。夙蓋夙之譌。說文皿部。盈滿器也。從皿夙。夙部。盈。秦以市買。

多得爲功。從子從父。益至也。此荀盈字伯功之證。服虔但云晉大夫。則漢時左氏舊本已譌功爲夙。名字不相應。故不云荀盈也。

王氏經說卷第五

左傳三

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左氏昭七年傳。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孔疏云。何休膏肓難此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衆。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箴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爲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尙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尙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益有於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饗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衆愚將惑。故并立公孫洩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紹蘭按易觀象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表記。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般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是三代皆重尊事鬼。

神之典。恐其惑衆。是以夏周敬而遠之。卽般人尊神先鬼。亦必後禮。何衆之能惑。故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又不語怪神。以防其非仁義而祈福。何亂之能興。至鬼之爲厲。實陰陽沴氣所爲。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鄭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于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凡此三儺。皆以厲鬼害人。雖聖王亦不廢磔攘之磔。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郊特牲亦云。鄉人禡。孔子朝服立於阼。是聖人亦不謂無厲鬼之事。今伯有死而爲厲。是其鬼無所歸。馮依於人。以相驚懼。因立良止以撫之。爾雅云。鬼之爲言歸也。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故子產曰。吾爲之歸也。又立公孫洩以說之。卷阿云。媚于庶人。民不可使知之。故子產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此卽神道設教。以解鄭人之惑。何休乃執此爲膏肓。康成據禮與洪範以箴之。其說當矣。

鄭伯男也

左氏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

侯之貢孔疏鄭伯男也舊自多說鄭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兼用

男服南面二說見國語注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國語注引作雖為侯伯皆食子男之地原此諸說悉皆不通

周語云鄭伯男也今本國語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

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周語韋昭注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或云南南面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

食子男之地昭按內傳子產爭賈曰爵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

言之鄭在男服明矣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服制改易故鄭在

男服禮畿外之侯伯世位其見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也紹蘭按地官大司徒職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

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

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注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

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

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為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賈疏云其率之也公之地

子男之地以三易者其民受地有一易再易故此諸侯之地據貢入天子似耕之者入諸侯者似易而不

耕者故以公之地貢半似二百畝佃半也侯伯之地三之一貢入天子似家三百畝佃百畝留二分似荒

廢者也子男之地以三易四之一貢與天子似家得四百畝佃百畝留三分似荒

地貢三之一。子男之地貢四之一。鄭爲伯國。貢當同侯。今子產旣僭鄭曰伯。而又不從公侯之貢。準以周禮。不從公貢可也。何以不從侯貢。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以此證之。足知平邱爭承。晉人以鄭爲伯。使從周禮侯伯。三分貢一。據下傳云。貢之無藝。又云。貢獻無極。是并欲令如公貢半。故子產爭之。以爲鄭雖伯爵。本食子男采地。不但不能從公之貢。且不能從侯之貢。欲從周禮。子男四分貢一。以符舊法。皆據禮以爭。故自日中以至于昏也。子男貢同。今不言子。但言男者。舉其至卑小者爲說。是以子產曰。列尊貢重。又曰。卑而貢重者。甸服者。以明公侯尊。當貢重。卑而貢重。惟甸服。鄭旣非公侯之尊。又非甸服可比。則貢安得從重。下傳云。小國有闕。所以得罪。又云。諸侯脩盟。存小國也。再僭小國。以明鄭最爾國。與公侯地大者縣殊。又安得從重。是其所爭。在男而不在伯。若自居于伯。卽應從侯貢三分之一。不得貢四分之一。傳何以云。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乎。王肅以男連言足句。杜用其說。以爲爵列伯子男。於文誼皆失之。至周語。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彼是襄王將以翟伐鄭。故富辰僂曰。南見鄭尊。此是鄭不欲從貢重。故子產言伯男。見鄭卑。言各有當也。韋昭彼注。以南爲男服。說本賈服。鄭衆以南男皆訓任。古得通用。又內傳。上言甸服。男對甸言。故云男服。但周之王畿。外五百里爲侯服。又五百里爲甸服。又五百里爲男服。明男服在甸服之外。桓二年傳。今晉甸侯也。定四年傳。曹爲伯甸。孔疏云。地理志。東都方六百里。半

之爲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爲八百里。計晉都太原。去洛邑近八百里。曹去王城八百里。詩疏謂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若以鄭爲男服。則男服轉在甸服之內。是以康成不從鄭衆諸家之說。解爲子男。較諸說爲長。

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左氏昭十八年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孔疏云。梓慎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謂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劉光伯云。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元卿以爲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觀千里之毫末。梓慎既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孔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慎左氏傳而編記之哉。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慎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爲服解義。或然也。據末句則元卿說。至何所望說止。紹蘭按梓慎言七日火作。是四國未火之前。先已知其有火。固不必於火作之日。望見火而後知。左氏三十一年傳。我君景公。引領西望。史記周本紀。僖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凡言望者。不必定是望見。更知登大庭氏之庫以望。左氏不謂梓慎望火而後知。

是四國。元卿據孔子在陳。知桓僖災。非待望見。以駁膏肓。其說可作鄭箴也。至服虔謂四國次有火氣者。以梓慎於未火之前。昏時大火星見。望四國之次。皆有火氣。故丙子風。卽知火始。及火作。一望卽知爲宋。衛陳鄭無煩於既火。夜望其次。元卿乃云。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殊與服誼相違。又云。陳無次。何所望。據漢書地理志。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則角亢氏之分野。卽是陳次。元卿謂陳獨無次。尤不然矣。

舟鮫守之

左氏昭二十年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杜注。舟鮫官名。孔疏。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紹蘭按。說文竹部。籥。禁苑也。從竹御聲。春秋傳曰。澤之目籥。鮫或從又。魚聲。趙本自作自。段若膺曰。自當作舟。左傳鮫當是鮫誤。許所據竟作舟籥耳。魯語有舟虞同也。嚴厚明亦同此說是矣。籥。漢書作籥。宣帝紀。詔池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緜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籥。服虔曰。籥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籥者。禁苑也。臣瓚曰。籥者。所以養鳥也。設爲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元帝紀。嚴籥池田。假與貧民。蘇林曰。嚴飾池上之屋。及其地也。文選東京賦。於東則洪池清籥。籥籥古今字。籥之言禦也。取扞禦爲誼。因僞嚴籥。訓爲禁苑。然則舟鮫守之。亦謂設舟鮫之官。守禦澤中萑蒲耳。許約舉傳文。故云。澤之舟籥。誼無取於鮫魚。杜注孔

疏皆失之。晏子春秋外篇亦作舟蛟。乃後人據左氏譌本改之。非舊文。

而不能送亡君

左氏昭二十一年傳。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釋文。而不能送亡君絕句。紹蘭按上文。多僚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此文。廚人濮因公欲出。故云。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送亡與藉死對。文謂送公出亡也。自當以送亡絕句。君請待之爲句。

萬者二人

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孔疏。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紹蘭案。二人當爲二八字之誤也。隱五年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孔疏引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又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女樂二八。史記秦本紀。繆公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是樂舞皆自八以下爲節。宋書樂志。太常傅隆亦從服說。故知當爲萬者二八也。若二人。則去一佾之數。猶遠。更不成其爲舞矣。

德鈞以下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

制也。膏肓云。此下膏肓及箴皆依孔氏鄭學所輯。休以為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賤以別貴賤。有姪娣以辨親疏。立適以

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

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下。君之所賢。下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

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左傳正義引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禮記檀弓正義引云。若其以下。隱桓之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又大夫不世。此王

功字。如左傳正義作而。而如古字通。并為公卿。通繼嗣之禮。左傳王義無禮二字。左氏為短。見春官太卜疏。鄭箴之曰。立適固以長

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均始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均則會羣臣羣吏萬

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休之

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檀弓正義引儀云。立長以適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

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四面。羣吏東面。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公卿

之世立者。詩文王正有大疏本無此字。茲據左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見太卜疏。疏本無者字。又誤

增紹蘭按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公薨立胡女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己亥孟孝伯卒。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天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

道也。是穆叔稱義鈞則卜。為古之道。與此傳所云德鈞以下。為古之制。正同。國語晉獻公曰。寡人聞之。立

天子之道三。身鈞以年。章注。身鈞德同。年同以愛。章注。立愛疑決之以下筮。章注。愛同也。足知古有是說。合

也。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章注。立愛疑決之以下筮。章注。愛同也。

於周禮卜立君之誼。太卜鄭注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故此傳僞。昔先王之命也。若如公羊之說。立適以長不以賢。則伯邑考爲長。武王爲賢。何以文王舍長立賢。而周室以興。檀弓鄭注文之立武王適也。按武王與伯邑考王之權合乎經。而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說未爲通誼也。立子以貴不以長。則帝辛爲貴。微子啓爲長。何以帝乙立貴舍長。而商邑以亡。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此用其義與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及康成僞爲同母皆異。卽此知卜德之膏旨可箴。立長立貴之墨守不足據矣。

使宰獻而請安

左氏昭二十七年傳。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作宰獻而請安。杜注。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孔疏曰。劉炫云。按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於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按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爲卑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紹蘭按服劉之說是也。燕禮於射人請立司正之後云。司正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敢不安。鄭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以此證之。是請安猶命卿大夫。以我

安卽是卑公。非請自安而後爲卑公也。又於賓取俎出之後云。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鄭注云。禮者主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以此證之。是請安時。齊侯實在坐。亦是卑公。非不在坐。而後爲卑公也。然則杜謂請自安。及不在坐之說。皆與燕禮相違。且下文云。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此齊侯面言。請使夫人見公。則其在坐可知。而非請自安。更可知矣。孔疏但據鄉飲酒禮。主人請安于賓之文。不思燕禮。公命卿大夫以我安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之義。又不詳釋左氏下文。齊侯時實在坐。以護杜過失之。

夷射姑旋焉

左氏定三年傳。夷射姑旋焉。杜注。旋。小便。阮氏釋矢云。又人之大便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故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曰。三遺矢矣。莊子知北遊曰。道在屎溺。左傳闡曰。夷射姑旋焉。旋當爲施。施者。小便溺也。溺亦有施舍之義。旋乃字形之譌也。紹蘭按韓詩外傳。顧望無人。意欲施之。卽左氏旋當爲施之證。又左氏襄十五年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杜注。私。小便。私施。矢聲近。皆屢之假借。說文尾部。屢。人小便也。從尾。從水。此小便正字。艸部。齒。糞也。從艸。胃省。此大便正字。肉部。胃。穀府也。從囟。囟象形。象形者。囟象府形。象穀形。華部。糞。棄除也。從艸。推。華。棄米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此矢卽齒之假借。齒從胃省。囟象胃形。象囟中之穀。故云。似米而非米矣。廉頗之一飯三遺矢。似亦如夷射姑之施。師慧之私。是屢非齒。

奔食

左氏定四年傳。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杜注。奔食。食者走。是杜讀奔食爲句也。紹蘭按。奔食連讀。甚爲不詞。解奔食爲食者走。則傳文當作食奔。更屬顛倒。當讀奔爲句。謂楚人奔也。食而從之。爲句。謂吳人食楚人所爲之食。而從之也。杜注失之。

季犇界我

左氏定四年傳。楚子取其妹季犇。界我以出。杜注。季犇。界我。皆平王女也。一曰。界我。季犇之字。紹蘭按。釋文引服虔云。界我。季犇之字。孔疏引服虔云。季犇許嫁而字。界我。季犇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稱字。季犇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今卽以傳證之。下文云。鍾建負季犇以從。五年傳云。王將嫁季犇。季犇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屢言季犇。而不及界我。明季犇。界我。是一人矣。杜乃以二人爲正解。以服說爲餘義。失之。

子然

左氏定八年傳。鄭駟。駟子大叔爲政。杜注。駟。駟乞子子然也。九年傳。鄭駟。駟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紹蘭按。說文。欠部。駟。口氣引也。口部。嚙。語聲也。駟爲口氣引。嚙爲語聲。故駟乞之子名。駟。字子嚙。嚙卽今然否之然。嚙。正字。然。假借字。火部。然。燒也。非其誼。然行而嚙。廢矣。

鬱攸從之

左氏哀三年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下言救火之事云。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杜注。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紹蘭按。杜解鬱攸爲火氣。火氣從之。與濟濡帷幕之文。不相連貫。鬱攸。雙聲。蓋救火具。從之。從帷幕也。墨子備穴篇。禽子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墨子答。以持水者。必以布麻斗革盆。敵裕。畢氏校注云。說文。裕。衣物。饒也。言敵衣物。新布長六尺。必以大繩爲箭。水瓶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蠶各二云云。其所謂革盆。猶傳之鬱攸。其所謂布麻敵裕。新布。猶傳之帷幕。說文。鬱。木叢生者。叢有聚義。攸。行水也。聚布麻敵裕等物。濡於行水革盆。繫以大繩爲箭。以射敵人縛柱之火。亦猶濟其所濡之帷幕。故名鬱攸矣。杜注。鬱攸。火氣。疑火氣卽火器之譌。謂救火具也。今救火水籠。用銅爲之。若冶囊然。鼓其囊。則水上射如放箭。是鬱攸之遺制也。

執玉帛者萬國

左氏哀七年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紹蘭按。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則周易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聲教窮豎亥所步。莫不率俾。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是九州之內。作爲五服。五服至于五千。

蓋對曰。無祿使人逢天之感。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艸莽也。紹蘭按。公孫貞子此行。是弔禮恤禍災事。雖非聘爲賓。則同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位。君弔。介爲主人。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旣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鄭注。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于君。尊也。未將命。謂侯閒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此聘賓死之禮也。今貞子及良而卒。是入竟而死。吳子不親弔。乃使鬻辭其尸入。則非禮矣。鬻勞且辭。在將以尸入之後。則始死至殯之共積。皆賓所自爲。非吳爲之具殯。又非禮矣。一日遷次。卽禮所爲入竟則遂也。俟閒之後。而賓死時。已致館。未將命。以柩造朝。則入竟賓死。更在俟閒之前。亦未將命。明當以柩造門。故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鄭注。門外。大門外也。賓死而歸其柩。止于本國。君大門之外。以介復命。卽知賓死而聘。其柩當造于主國。君大門之外。以介將命。皆所以重君命也。故芋尹蓋又云。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又云。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一則曰。以尸將命。再則曰。奉尸將命。皆據禮經以對。吳人乃云。無以尸造于門。更非禮矣。

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朝聘遭喪之禮

左氏哀十五年傳。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紹蘭按。聘禮。賓入竟而死。

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鄭注：具謂始死介攝其命。初時上介接聞命。君弔介爲主人。雖有臣子親因猶不

命於君。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之。當中奠贈諸喪具。介受賓禮無辭也。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

不享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俟朝之後也。以愴此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也。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不郊勞。君也。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尸愴

不禮賓。喪降也。主人畢歸禮也。禮謂饗餼。饗食。賓唯饗餼之受。受正不賄不禮。玉不贈。喪殺禮爲此聘而

遭主國君喪之禮也。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君者也。哭于巷。門

未可爲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受禮。受饗。亦不加。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爲鄰國闕於是。唯稍受

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受禮。餼也。不受饗食。受加。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爲鄰國闕於是。唯稍受

之。稍稟也。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于上介。與介入北

鄉哭。北鄉哭。新至。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踊如奔喪禮。此聘而遭本國君喪之禮也。

市南有熊宜僚者

左氏哀十六年傳。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

之以劍不動。紹蘭按淮南子主術訓。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高誘注。宜遼姓也。名熊。勇

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爲費無忌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爲白公。請伐

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

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此可補左氏所未備。

反祔於西圃

左氏哀十六年傳。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祔於西圃。異義或曰。卿大夫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祔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菹。許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祔於西圃。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見通典七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亦見通典七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見御覽禮儀部又春官小宗伯疏山陽作南陽。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菹。見通典七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出公之主爾。見左氏哀十六年疏引駁異義又檀弓疏引作孔悝祭所出君。故陳氏疏證曰。許鄭皆以大夫士廟無主。以少牢特性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也。鄭祭法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祔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

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見通典四十八吉禮注。今考孔悝反祔於西

圃。鄭謂祀其所出之君。蓋以意言之。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曰。案孔氏姑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姑姓。孔

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爾。然則孔悝祀所出君之說。

無據明矣。正義以爲僭爲之。亦順鄭而言耳。何休注公羊文二年傳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

諡之。魏書禮志清河王懌引饋食設主。見於逸禮。此逸禮言大夫士有主之明文也。許鄭何以遺之。禮記

郊特牲。直祭祝於主。鄭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正義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詞告于主。則鄭亦據大夫士

禮以釋之矣。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于銅南。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鄭注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

也。則鄭亦以士有主矣。薦孰在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神必有所憑依。祝之祝也。主人之拜也。無主則何祝

何拜。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無主則何所祔。以班昭穆束帛茅菹得無誕乎。又按說文示部。祔。宗廟主也。

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穴部室。宗廟主祔也。皆用古。左氏說管子山至數篇云。君人之主。

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祔。左氏莊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祔。昭十八年鄭

災。子產使祝史徙祔主於周廟。告於先君。此祔之見於經傳者。祔所以盛主。非卽主也。紹蘭按檀弓。重主

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據上文言復言飯。言明旌。下文言奠。言辟踊。言袒括髮。皆天子下達之禮。

而飯用米貝。尤與士喪禮合。何獨主爲天子諸侯得有。大夫士則不得有。魏書禮志載清河王懌議曰。原

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祔。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旣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此引公羊昭十五年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謂攝神斂主。不待徹祭。以駁何休解詁。宗人攝主行事之非。又引逸禮饋食設主。皆大夫士有主之明文。又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解詁引士虞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是公羊說亦謂士有主。士旣有主。卽卿大夫可知。而云。卿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菴。又注。攝主爲攝行主事。是自違其說也。郊特牲疏。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莊二十八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出宗廟。此又大夫宗廟有主之明文。乃鄭公於桑主吉主之士虞記。饋食設主之逸禮。皆未之見。則其大夫士無主之說。不足據矣。

王氏經說卷第六

公羊

遷鄭焉而野留

公羊桓十一年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郟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何休解詁野郟也地官大司徒鄭注引春秋傳遷鄭焉而郟留賈疏引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易東周畿內國在號郟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紹蘭按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其何所可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號郟爲大若克二邑鄆蔽蒲丹依曠歷莘君之土也公乃東寄拏與賄號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是桓公在西鄭已甚得東土之人而寄拏于號郟十邑也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初封鄭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使思之問太史伯于是東徙其民雒東號郟果獻十邑竟國之二歲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并殺桓公是桓公在西鄭已徙民雒東而國于號郟十邑故韋昭云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陳

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宗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僂陳留。然則鄭在西都。久已寄拏虢鄆。而國其地。留近鄆。又爲鄭邑。是以公羊云古者鄭國處于留。謂桓公寄拏事也。取其國而遷鄭野留。謂武公遷新鄭是也。留旣屬鄭。在陳宋間。祭仲往省。爲宋所執。故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傳本其初言之。證以鄭語史漢。並皆符合。康成所發。斯不然矣。

出曰祠兵

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休解詁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于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春官肆師疏引異義云。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夏官大司馬疏云。鄭于異義駁不從。公羊曰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于周禮司馬職曰。仲夏教芟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紹蘭按肆師職云。祭兵于山川。鄭注山川。山川之說。蓋是古有祠兵之禮。公羊說本此。肆師又云。凡

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鄭既謂神蓋蚩蚩。是亦同公羊說。惟鄭駁異義。不取祠五兵。以祠爲治字之誤。許引三朝記。駁蚩尤造兵之說。據大戴禮用兵篇曰。蚩尤作兵。歟。子曰否。蚩尤庶人之強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憍愆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此許說所本。御覽引世本云。蚩尤以金作兵器。同公羊說也。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穀梁爾雅皆同。左氏作治兵。孫炎出入之義。則與何休說同。孔仲達謂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鄭元詩箋引公羊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隱五年疏今按鄭明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知其所見本作祠。不作治。曲禮外事以剛日。注引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是其確證。詩箋引作治兵。直改之耳。非有異本也。孔說失之。

不能乎母也

公羊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不能乎母也。徐疏引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之。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于子。失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絕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紹蘭按左氏。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周公周臣也。尙譏其自出。況

襄王以天子無外而書出乎。自出者謂自作孽而出。故鄭引孟子自侮自毀自伐以見襄王不能孝道。亦是自出此。據左氏說也。公羊此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也。傳文但云不能乎母亦謂其不能孝道無母得廢之之誼。何休解詁曰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此即墨守之文。鄭故發之曰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以左氏傳敍惠后之死在昭公奔齊之先何得以母命廢之故左氏又云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也此發墨守皆用左氏說。

虞主用桑

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何休解詁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物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祭猶吉祭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見檀弓疏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夏后氏以松般人以柏周人以栗見禮記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于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見禮記疏特祀主于寢畢三時之祭見禮記年而後作栗主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見禮記疏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

記同。見曲禮疏孔廣林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陳氏疏證

曰。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

代同者。用意蘊牘未暇別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于練。白虎通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

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喪主於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

用桑練。主用栗。見御覽禮儀部禮記雜記下曰。士三月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

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何休注公羊傳曰。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虞記曰。

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與左氏說禮記並合也。惟公

羊言虞已有主。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言。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二者不同。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

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引左氏傳祔而作主。紹蘭按檀弓重主道也。鄭注云。重既虞

而埋之。乃後作主。是謂作主。在虞後祔前。與公羊左氏兩家皆異。孔疏云。按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

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又

云異義。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卽作主。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

已用主。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孔仲達欲會合兩家之說。故云其義不

異。但既僦卒哭之祭。已用主。既夕云。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注虞喪祭名。卒哭三虞之後。祭名祔卒

哭之明日祭名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于祖父耐在卒哭之明日若耐而作主則卒哭之祭不得有主故鄭謂埋重後作主明與左氏不同孔以異義無駁謂從左氏之義非鄭意矣

兄弟三人

公羊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翟于鹹傳翟者何長翟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紹蘭按左氏文十一年傳說此事云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長翟兄弟四人公羊但知三人既未知僑如焚如榮如之名又未知一者之衛爲衛人所獲有季弟簡如又未知焚如於宣十五年晉景公滅潞之役爲晉所獲則其敘事不及左氏之詳穀梁傳亦言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說同公羊而身橫九畝范甯注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楊疏云春秋考異郵曰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何休云長百尺范云五丈四尺者畿緯之書不可悉信以此傳云身橫九畝故知是五丈四尺也眉見於軾范注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楊疏云考工記云兵車之廣六尺有六寸又以其軾廣之半爲之軾崇是軾高從上而下去車版三尺三寸橫施一木名之曰軾也其說長字校二傳爲詳也

宋殺其大夫山

公羊成十三年經。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何休解詁曰。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徐彥疏云。山者魚石之親。若其不貶。宜言魚山也。紹蘭按。山卽蕩澤。蕩氏。魚氏。雖同出自桓。但族同而氏異。故左氏云。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背其族也。然則不貶。當言蕩山。不得言魚山。史記宋世家云。誅唐山。唐山卽蕩山。是其證也。唐蕩古通用。說文。嗚古文。唐從易。徐云。宜言魚山。誤矣。

爲兄後也

公羊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榿。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何休解詁。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徐彥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以此言之。嬰齊爲兄後。正合春秋之義。何得謂之亂昭穆之序者。正以質家立世子弟者。謂立之爲君而已。豈得作世子之子乎。今嬰齊後之者。若爲歸父之子。然故爲亂昭穆之序。言失父子之親者。若後歸父。卽

不爲仲遂之子。故云失父子之親矣。陳恭甫曰：公羊隱元年何休解詁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孔廣林曰：按檀弓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孔子，子曰：立孫若然，據周禮爲正。鄭君於爵等用公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此條蓋亦從焉。紹蘭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予孫，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是亦公羊說，而但云春秋者主人，不言變周文從殷質之義也。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伯于陽者何？解詁曰：卽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問：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後解詁曰：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其事。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更解詁曰：如猶柰也。猶曰柰女所不知，何豈可強。左氏春秋經文與公羊同。杜注：陽卽唐燕別邑。傳云：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穀梁傳云：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

不以高偃挈燕伯也。范注陽燕別邑紹蘭按公羊謂伯于陽卽公子陽生。經文譌闕設爲夫子與在側者答問之詞以明其說。左氏則直稱燕伯之名曰款。陽又作唐與公子陽生絕不相涉。穀梁燕伯連讀是亦不以爲陽生。說與公羊迥異。今以經文證之。昭二年經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則高偃所納者。明卽伯款。故左氏穀梁並以陽爲邑名。不言經有譌闕。再以公羊證之。哀六年傳云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解詁曰奔不書者未命爲嗣又云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陳乞與陽生玉節而教之走走卽出奔。顯非高偃帥師納之北燕。陳乞使人迎陽生亦非迎之於北燕。然則高偃所納者非公子陽生其爲北燕伯款益明矣。以經證公羊。以公羊證公羊。校之左穀於義爲短。

譏二名

公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曲禮孔疏引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弑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許慎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紹蘭按曲禮二名不偏諱鄭注偏謂二名不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則二名謂二字作名。公羊說是。至云譏二

名。卽以春秋經考之。自仲孫何忌魏曼多外。尚有一百八人。隱元年。公子益師。二年。無駭。紀裂。繻。四年。衛

曹世子射姑。十年。曹伯終生。十一年。鄭伯。蔣生。十七年。陳公子。禦寇。三十二年。鄆黎來。八年。齊諸兒。九年。齊無

知小白。十年。蔡侯。獻舞。十四年。齊侯。祿父。二十二年。陳公子。禦寇。三十二年。鄆黎來。八年。齊諸兒。九年。齊無

陳。隸。濞。塗。五年。晉世子。申生。九年。宋公。御說。晉侯。詭諸。十一年。楚大夫。得臣。二十九年。陳侯。杵臼。十九年。晉侯

嬰齊。二十三年。宋公。茲父。二十四年。晉侯。夷吾。二十八年。楚大夫。得臣。二十九年。陳侯。杵臼。十九年。晉侯

重耳。三十三年。齊國。歸父。文元年。叔彭生。十三年。鄭子。商。臣。二年。晉處父。六年。季孫。行父。晉狐射姑。七年。宋

公。王。臣。九年。晉箕。鄭父。十一年。叔仲。彭生。十三年。鄭子。商。臣。二年。晉處父。六年。季孫。行父。晉狐射姑。七年。宋

白。十八年。晉君。庶其。宣元年。晉大夫。胥甲父。二年。鄭子。商。臣。二年。晉處父。六年。季孫。行父。晉狐射姑。七年。宋

晉侯。黑臀。十年。陳夏。徵舒。陳君。平國。公孫。歸父。十一年。鄭子。商。臣。二年。晉處父。六年。季孫。行父。晉狐射姑。七年。宋

二年。叔孫。僑如。公孫。夏徵舒。陳君。平國。公孫。歸父。十一年。鄭子。商。臣。二年。晉處父。六年。季孫。行父。晉狐射姑。七年。宋

黑背。十五年。仲嬰。齊。高無咎。十七年。邾子。貜且。十八年。晉君。蒲。襄元。年。楚公子。無野。十年。許男。錫。我。成

七年。陳伯。髡。頑。十七年。鄭公。孫舍之。二十八年。曹伯。負芻。祭。三十二年。周王。弟。佖。夫。三十二年。邾君。密。州。昭。五

年。葛牟。夷。六年。杞。柏益。姑。宋華。合。比。八年。陳世子。偃師。干。徵師。十年。季孫。意。如。十四年。莒子。去疾。莒。公。子

意。恢。十五年。吳子。夷末。二十三年。蔡侯。東。國。莒子。庚。與。二十四年。杞。柏。郁。盤。二十五。年。宋樂。大。心。二十。七

孫州。仇。十三年。晉士。吉射。十四年。陳公。孫作。人。衛世子。刺。職。哀。三年。衛石。曼姑。五年。齊侯。杵臼。十年。齊侯

陽生。十一年。滕子。戩母。十三年。陳夏。區夫。又有。楚公。皆不以爲非禮。何獨譏此二人。且仲孫何忌。經凡十

子。奔。疾。左。氏。說。以其。改名。熊。犀。爲。二。名。不。在。此。數。皆。不。以。爲。非。禮。何。獨。譏。此。二。人。且。仲。孫。何。忌。經。凡。十

三見。如果當譏。則昭三十二年。始見于經。卽當書曰。仲孫忌。否則始見存其二名。再見去其一字。以示變

例。乃一見。再見。三見。皆無異文。直至定六年。圍運之役。名已四見。始書忌。示譏。殊無例義。明是簡編朽爛。

魯史仍其舊文。故三家經書。何忌者十二。獨此經皆奪何字。卽夫子所云史闕文。慎重之至。無它義也。魏

曼多。惟哀七年一見。十三年一見。左氏穀梁。皆作魏曼多。惟公羊於十三年經。無曼字。與左穀異。然則春

曼多。惟哀七年一見。十三年一見。左氏穀梁。皆作魏曼多。惟公羊於十三年經。無曼字。與左穀異。然則春

秋以前二名不譏。公羊說非也。左氏說以楚弃疾改名熊居爲二名。曲禮君子已孤不更名。鄭注云亦重本。晉有趙鞅後改志父與弃疾正同。此是更名非二名。左氏之說與禮相違。漢書王莽傳遣使者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亦可證二字爲二名。非以更名爲二名也。二名 羊說 即本公許叔重以散宜生爲二名。大戴禮帝系篇堯娶于散宜氏。是散宜爲氏非名。古彝器有散氏盤。則宜生爲名。豈許說本之歟。

穀梁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元年春王正月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紹蘭按說苑君道篇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闕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是以本美解元年。文王似之。萬物皆及生。解春王。武王似之。戴己而天下順。解正月。周公似之。其說與傳異。劉向受穀梁春秋而傳無其誼。又建本篇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又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

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吳子言國君必慎始正與傳稱謹始同誼其爲穀梁說無疑而傳不詳其說藝文志有穀梁外傳二十篇此皆其佚說之屬存者也

仲子者何

穀梁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楊疏引鄭釋廢疾云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贈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紹蘭按公羊傳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贈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何休解詁經言王者贈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是公羊說仲子爲桓母不以爲惠母故鄭釋之云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但彼仲子爲惠公母卽孝公妾卒於孝公之時范甯乃孝公時卒集解云仲子史記魯世家孝公立二十七年卒惠公立四十六年卒隱公立仲子之卒未知在孝公何年卽自孝公末年計之至隱公元年已四十八年周王斷無遲至此時始來歸贈之事明仲子非惠公之母左氏傳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明仲子爲桓公之母僂歸于我明惠公不以爲妾故桓幼而貴也此公羊說也又云桓何以貴母貴卽是子以母貴然則隱公以

桓母之喪。赴告于王。王因使宰咺歸惠公之賵。并及仲子。自不得以天子贈妾爲疑。是公羊之誼。較穀梁爲長。鄭此說。不足以釋廢疾矣。左氏亦以仲子爲桓母。但又以二年夫人子氏薨。卽仲子。故有子氏未薨。預凶事之說。如果仲子未薨。王必不先歸其賵。故公羊以子氏爲隱母。其說亦勝左氏也。

叔姬歸于紀

穀梁隱七年。叔姬歸于紀。范甯云。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詩云。韓侯娶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楊疏六年。乃歸者。伯姬二年嫁于紀。叔姬此年始去。故云六年也。陳氏異義疏證曰。春秋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白虎通義嫁娶篇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云云。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者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者。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

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何休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莊元年傳。何休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何氏言姪娣之年。與許君合。詩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是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紹蘭按公羊。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何休注。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但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晉人來媵。八年十月。衛人來媵。此二國所媵。明與嫡俱行。而齊人來媵。在十年五月。距伯姬歸宋。已歷年餘。齊媵之年。未必皆在十五以下。然則後往之媵。亦非盡待年矣。召南江有汜。敝云。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首章。其後也。悔。毛傳云。嫡能自悔也。二章。江有渚。鄭箋。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則敝及傳箋。皆不以此媵爲待年。知箋稱江大汜。小。喻位非喻年。陳氏謂是亦十五以上。與嫡同往。孔廣林亦同此說。非鄭義也。公羊僖八年。用致夫人傳。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何休解詁云。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二十年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此則媵先嫡行。魯爲齊脅。立媵爲嫡。不可以正禮論之矣。

王人子突救衛

穀梁昭六年傳。王人子突救衛。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范注引何休廢疾。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爾。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楊疏鄭意。若以子突爲名。則書名者。乃士之常稱。傳何以云貴之。故知子突是字。徐乾意。稱人則王之卑者。不合書名。僖八年公會王人于洮。是也。今稱名。卽是貴之。故二說不同。或以爲突是名。子是貴。理亦通。但注意似不然。紹蘭按春秋經。自子突外。尙有子同、子糾、子般、子野。皆書名稱子。以此例之。何休云。僖子則非名。鄭以子突爲字。皆誤。春秋之義。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今考經稱名書子者。例亦不一。公羊桓六年。子同生。傳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莊六年。子般卒。傳君薨。稱子某。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公羊無傳。穀梁傳。子卒日正也。皆非貴之之例。惟公羊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傳其稱子糾。何貴也。是公羊僖子爲貴。有明文。然則春秋以突爲王人微者。能奉命救衛。故書子。楊疏所引。或說突是名。子是貴。似得之。